

記纂淵海

十



不屈

○張騫蘇武之奉使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揚淵騫

○使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信信無二命受

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左宣十五年鄭子產爭承續賦自日中以爭至于民晉人許之左昭十年田橫客五百人在海上帝

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中史記田橫傳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黯與亢礼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

重耶西漢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西漢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同董宣為洛陽令殺湖陽公主奴帝召宣使叩頭謝

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據地終不肯俯勅彊項令出東漢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東漢王越騎

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

還京師通鑑曹操圍廣陵臧洪袁紹邑人陳容謂紹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東漢王祥與

荀顛往謁司馬懿顛曰便當拜也祥曰安有天子三公而輒拜人者獨長揖晉書王齊王固讌會命侍中嵇紹操琴

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

不屈

晉書 武陵王晞聞戴逵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

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晉書戴逵傳 陶潛為彭澤令郡遣

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拳拳事鄉里小人晉書陶潛傳 卞延為上虞令有剛氣孟顓

以令長貳之脫憤投地拂衣而去南魏統軍李佐攻新野

獲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

乃殺之通監南齊明帝紀 齊慕容儼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

可拜人本傳 松表歲寒霜雪不能凋其節隋場帝 劉仁軌運糧

失舡李義府命袁異式鞠之異式曰君與朝廷何人為讎宜

早為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

以快讎人切所未甘乃具獄以聞除名通監唐高宗 蕭穎士若

百鍊之剛不可屈唐書元德秀傳 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

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

延英上色甚怒詰其事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

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當衢金吾街使當

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

作意此人朕亦畏之通監唐憲紀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俛

當草制上言俟變縲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皓迫俛求草

俛曰腕可斷麻不可草新唐書韓俛傳

傳 鄭眾謂匈奴曰不忍將大漢節對禮獨拜東觀漢記 漢順

帝徵樊英詔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疾不肯

赴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

貴能賤能富能貧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盡其命天

也死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得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

立朝猶不肯可得貴乎雖在布衣環堵之中安然自得不易

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得賤臣臣非禮之祿萬

不屈

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帝不能屈漢樊英列傳魏世祖選丁邳為郎邳託疾不就詔問

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耻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

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

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史錄李白失意遊華山過

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

至庭下曰汝何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狀無姓名曰曾令龍

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吾

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遺

集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摧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竊

工五入時棄道猶存曠子艱危氣益增詩至寶有本性精

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伯侍泥塗不屈青雲

心同若見中丞忽相問為言腰折氣衝天之元

本朝王荆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

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

矣東坡詩集剛說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坡微

無守

子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孟告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

而用之揚子

史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西漢賈誼傳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

下通鑑紀元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

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官官得宰相位晚節彌沮喪加廉節

不飾唐本傳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

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憎飛鷹耳通鑑五代

晉高祖
傳記皇甫嵩與董卓為太師嵩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

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是乎漢晉春秋

集凡一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一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

韓退之互入錢中門

中立不倚

經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繫辭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書

命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

高剛氣不怒柔氣不懼記樂君子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記中庸

不得中道

記六十三

子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上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下互負石

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

者非禮義之中也荀子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揚問李仲

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揚端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動失

之繁靜失之寡子中

史矯枉者過直西漢外戚傳

傳記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

前且仕宦豈不是好事但看行已如何元城語錄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三

無守 中立不倚 不得中道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四

性行部之三十八

無愧

經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毛詩對越在天詩清君子內

省不疚無惡於志記中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語顏

子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孟離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盡

史范武子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左襄二內省不疚何

恤人言東漢班郭子儀奪兵權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

嫌唐書本傳崔斯立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唐書

傳記蔡伯喈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色唯郭先

生碑無愧耳郭子

記七十四

集內自省而不慙楚辭思對上靈之心文選仰不愧天俯不

愧人內不愧心文選無怍於心無愧於色柳宗

本朝唐王義方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

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

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六帖

晁无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東坡文互性何適之不可中無愧之為

安東坡

無隱

經事君有犯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語擯瑜不掩瑕瑕不掩

瑜語子曰二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語

子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

不食搏牛一下孫有常產者有常心孟勝文人有常理子

史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

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東漢第五倫帝

召允謂曰國書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

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

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

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敢迷亂帝謂景

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

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此史高允傳詔百官言得失常

況下由

二

客馬周教臣言之唐書馬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

百人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

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通監唐元義方言

李絳私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

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

公也通監唐上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

故李絳曰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

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

敢逃之上

有愧

經有靦面目詩何顏厚有忸怩書五子

子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孟勝文子貢聞漢陰

世隱有愧

丈人之言卑陬失色莊

子貢過原憲憲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豈病乎憲曰貧

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耻其言之過也史本項王曰縱江

東父兄憐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史本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唐兩傳張玄素少為刑部

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

灰通監唐愧頗何寄通監唐慚恨入地吳志呂

集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離養論寄顏

無所表逢人多厚顏杜工

有常

經君子以常德行易言有物而行有恒易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易其爾典常作之師書政貴有常書不

恆不忘率由舊章詩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語子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語

十喪祭從先祖禮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禮

樓有恒產者有恒心同君子道其常荀天行有常不為

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天有

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躰荀人有常理管子

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西朔傳

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

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西雖有倉卒未

嘗疾言東金石有一定之聲晉或問盧欽徐邈

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涼州刺史及來京師人以為介

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皆時

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

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通

三國志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

變法度不怕其德勞撓實多通監唐太宗

傳記一心可以事百君晏子春秋鸞鳳不遷甘於竹實騶虞不

移食於生物經太元

集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數選迅風凌雨不謬晨禽之察勁

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數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

是有常德陸龜蒙眾木悅芳艷松獨守其貞衆耳喜鄭衛

琴亦不改聲鮑侍面色不憂喜血氣常平和調不失信於

兒童無惰容於暗室如文知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孟東

言語舉止率有常度杜牧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

北十五

四

其中甚靜唐文

無常

經不怕其德或承之羞易怕不怕其德無所容也同德二

三動罔不凶書咸有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詩况亡而為有

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常矣語述南人有言曰人而

無怕不可以作巫醫語子

子苟無怕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孟梁惠趣舍無定謂之

無常荀脩言無常信行無常真荀不

傳記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晏子春秋

反常

經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易怕反道敗德書大敗常亂俗書

有常 無常 反常

陳

子 鷓鴣夜祭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莊秋聞歌以為

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列

小人道其怪荀榮夫醉者趨江津以為咫尺之溝也淮南

隣之母死往哭之哀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洞

史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

文反正為乏左宣

有信

經 庸言之信易乾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易坎有孚顒若

行險而不失其信易坎信及豚魚易中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易繫人之所助者信也洞中孚信也易雜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書湯大信不約說李與國人交止於信說大

說李

五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語李謹而信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語子信則人任焉語陽

子 刑賞已諾信乎天下韜王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踐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信也洞仲尼曰夫至信也動

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嶮入火水而已哉

列 至信辟金莊或問信曰不食其言指重

史 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金之

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左隱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左僖二仗莫如信左襄信者言之瑞也

左 襄 九年能信不為人下左昭晉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

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公羊衛鞅變秦法令恐民不信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莫敢徙復曰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

有信

不欺史記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

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

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上同昔齊桓公

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

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通監周紀肥義曰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史記趙世家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史記蘇秦傳相然信死前漢

張耳傳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通監西晉祖羊祜為鎮南每與吳

人尅日戰而不為掩襲之計晉書陸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

避也唐書衛大經口無二言上同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

不必刻之金石也通監後唐明宗

傳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峭氏踐

言諾責上同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其日飲酒樂天兩文侯曰

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戰國策

集共秉廷州信無欺仲路諾文選然諾之信重於布

言上同豚魚不爽文選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李太白玉無

改行金不如諾李義山文

無信

經大無信也詩威王失信諸侯皆叛詩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詩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

不解乎說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

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語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語

史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無信也左年十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左年小

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左年晉楚

無信 無信

將盟楚衷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用信大宰
曰令尹將死矣求逞志而棄信左襄十七年若可尋也亦可寒
也左哀十一年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左哀二十五年晉楚無信我安
得有信左不實其言垆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四

此處有若干行極其小字，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疑為後代校勘或刻印之誤。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五

性行部之三十九

有忌憚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將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詩小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記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語季

○史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左傳二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通鑑唐太宗

○本朝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老

無忌憚

○經不惕予一人書盤乃罔畏畏書微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書素狃于姦宄敗常亂俗書名以蕩陵德實恃天道書畢小人而無忌憚也記中不愧于天不畏于人詩何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詩株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兩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詩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語季

○子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家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非則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子孟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攫金而去列好憎尚怒小人哉文中

有忌憚 無忌憚

殺人不忘為賊左昭十年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諂諛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左昭二年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

瀆鬼神慢棄刑法傲很威儀左昭六年李斯曰三代之事何

足法也史系李斯請史官非秦語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同上

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史漢武紀秦滅六國上古遺烈掃地

盡矣史漢宋康王欲霸之亟成故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燒

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

則堂上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

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通監矯制以

令天下漢高五姍笑三代蕩滅古法西漢顛作威福廟堂

之上西漢諸侯王觸情妄行西漢淮南王方今布衣乃窺國家

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陷籍

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漢梅福傳橫厲無所

畏忌欲以熏轡天下漢梅福傳梁冀暴李固杜喬尸於城北四

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通監漢吳樹為荊州刺史辭梁冀

冀鶴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

腰斬之通監漢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東漢杜塞天下之

口聾盲一卅之人漢陳蕃傳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漢祖珽

私謂和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何以

克終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

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說主上令粗解當自外入

表論之於是上書齊主從之傳位於太子緯通監陳阮佃

夫大納貨賄所餉減二百匹緡則不報書通監宋右司郎

無忌憚

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通監唐武后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同上武三思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通監唐中宗盧杞秉政薦吏部侍郎關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鄉者奈何發口欲言耶通監唐德宗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唐史中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黃河為濁流通監唐紀

集白晝攫金類書公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韓文

本朝小人不主於禮義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二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實錄本傳

有顧藉

子齊景公問晏子曰為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熏之恐燒木家語

史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左莊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

尚憚不投西漢社鼯不灌屋鼠不熏西漢王勝傳孔融薦禰衡於曹操衡乃着布單衣持三尺狹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

大罵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容之通監漢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

志舍此以為非者有必不多矣通監漢羅仇曰吾家世以

無忌憚 有顧藉

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通鑑晉

傳記 稷蜂不攻社鼠不熏韓詩外傳

集 雍草恐傷意孟東野

無顧藉

經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易繫辭互入無忌

史 舉以苟賤不廉聞於世史傳 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

施之漢士六文 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

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汗遂行淫佚知其

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漢原涉傳互入將且被刑之

人心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

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孔傳

北齊書

四

知稅駕之所終不能致令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明皇雜錄

表裏相應

經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易坤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記樂 其哀心感者其聲

唯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上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記孔子 君子

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

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記表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記大

子 中心達於面目孟滕文 曾中正則眸子瞭然曾中不正

則眸子眊焉孟子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益於背施於四體同上 有諸內必形諸外孟子 源清則流

清源濁則流濁道君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荀大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柳子篇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揚重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洪公孫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

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前漢刑形氣發于根

抵于柯葉彙而靈茂西漢班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

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通監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通

唐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吳兢

集蒲內而外揚楚厭也著白玉以為面懷琬琰以為心相心

外相若玉內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

本孤論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

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韓

與李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也韓夫所謂文者必有諸

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

茂形大而聲闕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

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

韓文溫潤發於外其間韜璵璠白侍言者志之苗行

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周粹和細溫積于中

鏗鏘發越見乎文劉賓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其色澹澹

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既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

文章貴壽之氣焰歟並同孝弟為根抵神明枝葉之直方

為天質禮讓緣飾之同神歡體自輕韋應蘊為志氣播為

事業唐

宋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孔氏續腹有詩書

意自華歐公人之不學者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

無味山谷

表裏相應

表裏不副

經象恭滔天書克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語顏色厲而內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

也歟語陽

子聲聞過情孟離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揚魯

人縫掖實非儒行制

史外強中乾七信十宋肥義曰公子章聲善而實惡通監

絳灌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陳名聲

過實史袁紹色厲而膽薄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通監張

礫網羅而自理其疎通監高仙芝謂程千里曰公向雖

男子心如婦人通監唐碣中而玉表唐賈齊著你郎祖珽

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

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通監

本朝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壁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

下胷中一斛泥與塵詩

言行相顧

經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能言不能行可言也不可

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高記於言言

行相副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言中南注慥慥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語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

逮也語里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語憲

子聖人言行不失毫釐荀子言取而行違温彦博惡之文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五

表裏不副 言行相顧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六

性行部之四十

能言不能行



經 靜言庸違書堯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記雜記下互入言行相顧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語憲

子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孟盡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荀大

孔子讀而儀秦行揚淵

史 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

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汚七十二

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既

上讀河圖會昌符幸泰山禪祭地於梁陰通監漢魏比年

將師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

記七十六

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通監梁牛

僧孺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唐書

集 遇客多言愛山水逢僧盡道厭囂塵玉潭泉畔松間宿

要且經年無一人白樂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唐僧靈

矜持

經 率履不越詩長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

聲升車則有和鸞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記經砥礪廉

隅記經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記京不戲色記少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記祭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

子於玉比德焉記玉行中規還中矩記仲尼君子不失足

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記

能言不能行

矜持

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記儒君子矜而不爭語公

采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荀儒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

獲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

文中

史斷斷自修整穀梁傳如布帛之有幅左襄二君子日以

定體足以從之國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

已同上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西漢董霍光出入省殿門止進

有常處郎僕射竊識眡之不失尺寸西漢本傳入威儀矜嚴好禮

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崇及在

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東漢張陳登處身循禮非

法不行東漢陳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東漢君子當正威

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通鑑九謝弘微精神端審

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通鑑南史

二十七十六

傳記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

毛而成其文章也列女揚愔曰裴讓兄弟都無鄉音典略

集余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楚辭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同上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韓文互

本朝趙光逢規矐自持帖孔六柳仲郢私居束帶正色同上

持重

經虎視眈眈易頤卦伊川云正色率下書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詩都坐如尸立如齊禮上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

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

信也記表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

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記王山立時

行揚休玉色同上不旁狎記少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

持持 持重

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語害心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語堯曰互

傳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唐文粹件互

本朝包孝肅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放蕩

經欲敗度縱敗禮書太不矜細行書旅不知其秩常也詩

筵載號載嘷上同

子倡狂妄行莊

史使酒難近西漢季數以酒失過丞相西漢躡弛之士西

武紀師古曰無檢局也儻焉音湯西漢陳湯傳為人佚音

蕩西漢湯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上同何晏與夏侯玄荀粲

王弼之徒競為清談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天下士

沈七十六

三

正

大夫爭慕効之遂成風流通監魏邵譙郡嵇康文辭壯麗

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

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

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通監魏放者因

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

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通監晉時王澄胡母輔之

等皆以放任為達或至裸體晉書樂武帝求婚於籍籍醉

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晉書阮隣家少婦美色當壚沽酒籍

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上同阮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

咸聞之借馬追既及與婢累騎而還晉書王獻之卒徽之

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取獻之琴彈之晉書王謝琨任達不

拘鄰家高氏女有美色琨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琨傲

特重 放蕩

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晉書本傳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

不廢鼓樂晉書王坦之秘書監謝靈運好稱疾不朝直或出郭

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以貴凌物

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通鑑宋太祖温廷筠薄於行無檢幅

多作側辭艷曲晉書本傳脫冠露髻誼譁自恣通鑑唐莊宗

傳記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

輩設耶世說王澄嘗之荊州送者傾邑所別樹上有鵲巢

澄便脫衣着犢鼻上樹探鵲驚而弄之旁若無人晉書謝

郎中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世說王武子好驢鳴既

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

赴客皆一時作驢鳴同上史丹儻蕩無檢阮籍不拘禮

教孔白帖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

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

故道

狂有意與春競韓文野鳥終難繫元微醉來擬共天公爭杜
鶴酒腸寬似海詩膽大如天劉義
本朝醉後麓狂膽滿軀東坡詩

威儀

經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威儀反反醜威儀抑抑謹密
抑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詩顛顛印印如圭如璋詩卷
儀令色詩威儀容止宣著詩端行頤雷如矢記玉
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同上山立時行揚休玉色同上
注揚讀為陽赫兮咺兮者威儀也記大趨進翼如也語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語
止可觀進退可度經

子步中武象趨中韶濩略君子貌重則有威揚

史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左成十北宮文子有威而可畏謂
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
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左襄二君子在位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
也同上魯徐生善為容為禮官史儒霍光每出入下殿門止
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西漢威儀
之盛如圭如璋西漢進止皆有表識東漢儀貌堂堂
國之輝光杜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後漢溫
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唐書張洎舉止都雅裴休為
人醞藉進止雍閑馮定端凝若植權德輿動止外飾

其醞藉風流為縉紳羽儀並同

○傳風儀與秋月齊明文選賀琛為散騎常侍梁主與語

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聚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

呼之藝文巉巖容儀削成風骨李白風儀甚雅劉賓客日光

玉潔李漢韓文序

無威儀

○經而無望兮詩宛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

為詩相威儀不類詩瞻威儀幡幡詩賓之初筵

○史視流而行速左成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

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左定十年張

○傳蓋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東漢劉李程簡脫無威儀東傳

九十七十六 六

韓思彥儀矩梗野同

○傳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驢馬雖為三司率爾私

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

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六

風度

史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

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

相矣西漢為入明鬚髮眉目如畫東漢燕頤虎頸飛而

食肉比萬里侯相也東漢蔡邕狀異常人每行觀者多盈集

東漢淳熙曠焉其與琨王秋霜比質可也東漢裴楷目

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朝中但見禮樂器晉書衛瓘見樂

廣而竒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晉書夏侯湛美容觀與

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晉書王戎神

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晉書衛玠

風神秀異見者以為玉人王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

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

在側恍然照人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

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並同上互入

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木自然風塵表物晉書顧榮少

有珪璋符采爽徹晉書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晉書

衍王羲之見杜乂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也晉書王恭美姿儀入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晉書巨

玄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通鑑褚彥回美儀貌善容

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

送之宋書姿貌豐潔與主壁等質王智齊和士開曰琅琊

王儼眼光奕奕數步射人通鑑李繪儀貌端偉邢晏曰若

披雲霧如對珠玉北史李暉風神灑落南史宋璟風度凝遠唐書本傳

王或美風姿為一時推許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

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宋書本傳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

觀之兵部侍郎盧綯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

清粹上目送之通鑑唐元宗李義琛神情爽拔唐書本傳帝每用人

必曰風度能如九齡否唐書張九齡日角珠庭非庸人相唐書李

郭子儀風姿若神人望之巖巖如華山郭子儀家傳鄭畋姿采

如峙玉唐書本傳蕭遇風采整峭崔澹奉止秀峙時謂玉而

冠者並同孔季翔永昌初擢制科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

遠可比衛玠唐書房瑄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

之心都盡唐元德秀姿宇魁秀唐書魏謩崔遠風姿峻整目為釘

坐梨新唐書本傳

傳記 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墻世說

沈氏二十

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說下山公曰嵇叔夜之

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遊龍巖巖清峙壁立

千仞並同張緒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疲永明主見

靈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揚柳風流可愛

似張少年揚松玠談藝錄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朝

士中號為玉筍班北夢瑣言李白神氣高朗軒軒若霞奉百陽雜俎

集 情純潔而罔歲兮姿盛質而無迤楚楚金相玉質同上天姿

玉裕應場建章臺詩江漢炳靈文選左太清如玉壺冰鮑明遠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金昭玉粹顏延年風標秀舉清

暉映世齊故安陸碑天骨踈朗墻宇高嶷文選三國姿狀嶽立

靡然屬目陳子昂風情踈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

冰清之潔駱賓王秋水為神玉為骨杜眉宇真天人魏侯

風姿

骨聳精神緊華嶽峯尖見秋隼 烟如一段清冰出萬壑

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符彩高無敵 玉府標孤映並

上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李太白符采照滄溟精輝陵白

虹 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並同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

韓文見王馬燧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

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

珥蘭茁其芽韓文人之異在乎風神之清濁不在於倒置眉

目反易冠帶也裴長史詩觀者識承平王孫故態柳文分明冰

玉容同珠生照乘光冰瑩環坐熱元稹星辰讓光彩同若

霜鴻清唳松雪孤映李義山石骨無濁肉孟東野飄飄鶴骨仙

同神仙餘氣色列宿炳輝光劉義文秀氣獨稟皇甫湜祭眸

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皇甫湜風儀秀偉神

氣深厚即之如鏡望之如春杜牧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

輝同清潤潘郎玉不如唐揚巨源生而姿姿河日海口王維玉山

迥立瓊樹無對劉長卿明眸白哲玉潤珠輝美秀備於儀容

風流發於言笑王建英眇橫溢神鋒秀發孫可文野鶴無俗

質唐文粹孟浩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唐揚士源孟浩然詩序

本朝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歐公紫芝

眉宇傾一座笑語但聞雞舌香臨川韓侯冰玉人不可塵

土雜同風采鑠雲煙東坡詩冰壺貯秋水同上

醜惡

經六極五曰惡書洪範乃見狂且古之醜人也

子厲之人夜半而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

已也莊互入明

史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左昭二年今子少不颺

莊互入明

注頰貌不揚頭田蚡為人貌侵短小也西漢本傳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兩吏扶夾乃能行西漢本傳張孟陽醜每出人惡之擲瓦礫盈車晉書孫秀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同歐陽詢貌甚復陋唐書本傳盧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舊唐書本傳

傳記劉伯倫形小醜書林本傳云容貌甚陋

文雅

經好古博雅君子書序

子君子安雅荀雅文辯惠之君子荀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荀儒

史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前漢河間獻王贊儒雅則公

孫洪董仲舒西漢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西漢薛宣傳

劉愷辭氣高雅後漢山簡性温雅有父風晉書入克紹雅有遠韻晉書

集文雅涉風騷杜霜松貞雅節月挂朗冲襟駱賓王笑語和風騷雅容事文墨皇甫湜

本朝文采風流諸謝上陳後山詩

鄙俗

經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語陽貨

子有俗人者有俗儒者荀儒

史家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史記孟嘗君傳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西漢賈誼傳俗儒不達時宜西漢

集抗塵容而走俗狀文選北山移文

揚善

經君子遏惡揚善易大彰人之善美人之功記表

子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劉

史子貢喜揚人之美史記本傳曹丘生謂季布曰僕將揚足下

之名於梁楚間書漢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惡揚善

西漢本傳入掩惡彌衡稱劉表之美盈口通世漢房元齡曰餘人

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

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通世唐禮部侍郎崔郾試

進士公卿咸祖道武陵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才

敢獻所益出袖中書措笏為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

武陵曰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

武陵曰不爾宜以賦見還新唐書吳

集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韓柳推深充江東路判官出

巡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又以文采殷勤

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柳文柳

本朝唐楊敬之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親標格

過於詩平人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南部新書

勸善

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左宣叔向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左襄二

蔽賢

集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語衛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孟離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

至不薦一人是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蔽賢蒙顯戮古

之道也漢武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

世陵夷西漢李尋傳通人杜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自同寒

蟬東漢書唐彬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

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曰彬為人勝騫甚遠帝

辟彬為屬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晉書

互入嫉妬楚知善不言與噤者同柳文

好蔽賢而嫉妬楚知善不言與噤者同柳文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八

性行部之四十二



嫉妬

經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書素

子愚者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荀仲士有妬

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荀大小人不能則

嫉妬怨誅以傾覆人荀不害良曰賊荀脩隱良者謂之嫉

荀大日月欲明浮雲蔽之藜蘭欲茂秋風敗之子文

史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王甚厚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害其能王

使屈原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

與因讒之史記本傳蘭相如為上卿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

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且素

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史記本傳互

韓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毀之王以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自殺史記本傳妬賢嫉能有功者害

之賢者疑之史記本傳天子議以賈生為公卿絳灌馮敬之

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

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史記本傳程方進舉明經遷

議郎時宿儒有胡常與方進同經名譽出方進下乃心害

其能論議不右方進西漢本傳公孫為人意思史記本傳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西漢陽傳初孫贖與龐涓

俱學兵法涓自以能不及贖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

使終身廢棄通鑑有妬媚之心西漢志王式為博士諸大

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止為魯

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
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生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出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耻
之陽醉湯墜古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
我竟為豎子所辱西漢王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洪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東漢馬唐彬當世英彥見
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文帝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
答陳騫曰彬為人勝騫遠甚帝辟彬為屬他日謂孔顥曰
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晉書互燕封裕曰已無骨鯁
嫉人有之通監晉紀互外似柔謹內實忌克通監梁孔顥
達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隋書李林甫為相凡
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
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

八元七十一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通監唐

傳記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元令一筭便決及元歸融心

忌焉元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筭融果欲追之

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語天寶初

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

與道舊諄復欵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職之厚要

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

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就養

唐書職挺之傳盧杞居相忌能妬善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惡顏

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唐書

集世溷濁而嫉妬辭衆僉諧以妬賢孤聖特而易傷同人

惡俊異俗疵文雅詩斷善害能醜正惡直肆其嚙害則皆

妬之徒也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並同靜思屈原

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羊妬忌絳灌共讒諂韓文妬腸務生敵
上同忌者畏人修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韓文來時畏有他
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元稹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察文粹

讒譖

經誣善之人其辭游易繫辭讒說殄行書舜典起信險膚書盤庚上

恊比讒言書盤庚下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箋云箕星舌廣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詩巷緝

緝翩翩謀欲譖人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並同上互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注蠅之為虫汚白

使人交亂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詩青盜

言孔甘亂是用餒詩巧無罪無辜讒口踴踴詩十月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詩頌子傷良曰讒荀脩搖唇鼓舌擅生是非莊墨子所以悲絲

楊朱所以泣歧路以其變為青黃廻為左右也劉點素為

緇同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劉貴讒邪之蔽善

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

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水霧蔽之也同昔直不疑未

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入云答

婦翁此聽虛而責響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劉傷讒互

史猶有內讒左閔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鬼

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共工若眾口之鑠金國語言之

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晉語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

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

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史記本傳

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史記本傳

疾惡 讒譖

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

疏屈平史記屈平傳積毀銷骨史記張儀傳范睢謬曰秦安得王秦

獨有太后穰侯耳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

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通鑑田蚡曰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誅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

地睥睨兩宮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功史記灌夫傳絳灌讒陳平

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居家盜其嫂受

諸將金西漢陳平傳眾口之浸潤通鑑漢文紀張湯曰嚴助出入禁

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

棄市通鑑漢武紀孔墨之辯不能免於讒諛西漢鄒陽傳師丹使吏

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

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

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通鑑漢成紀讒言蓬蠱生西漢中馬援在

交趾嘗以意欲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

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在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

以為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東漢本傳邪徑敗良田讒言敗善

人前漢紀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

伯有對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晉書

元宗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新唐書李林甫傳

傳記三人成虎十人撓椎眾口所移毋翼而飛戰國策眾口鑠

金俗說有美金眾人咸共訾此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

取鍛以見真為此為眾口鑠金風俗眾口所毀浮石沈木陸賈

集鷓鴣鳴衡阮豺狼當路衢蒼蠅問白黑讒巧令親踈曹子

子

讒諛

建贈白馬 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

其芳飛塵積毀銷金積護磨骨通書飛金沈羽機論

欲構南箕成貝錦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互入因集

羣証成罪聖人不能救上同讒口到骨杜用黃金銷眾

口白璧竟難投李太白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羣輕折軸下沈

黃泉眾毛飛骨上凌青天妻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

珠玉不鮮交亂四國播于八埏拾塵撥蜂疑聖猜賢擢髮

數罪罪乃孔多傾海流奔惡無以過積毀銷金沈憂作歌

同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

過疾癘天死柳文罵側肩帖耳有舌如刀韓暗嚙堪銷骨

潛飛有禍胎元稹蚊蚋與利嘴枳棘與鋒銛巧隨清影

觸處行好學春鶯百般轉讒譖消骨髓上並同巧言構人

罪至死人不疑鮑參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痂成同蒼蠅難

祛貝錦方織好丹非素點白成黑李義白璧眾求瑕素絲

易成汚韋應人或雁諧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劉

客蒼蠅點垂棘巧舌成錦綺全常恐眾毀至春葉成秋黃

之孟東微瑕懼掩瑜溫飛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李

離骨肉皇甫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誣上並同

本朝自從蒙眾說日月遭蔽虧歐公積毀銷骨巧言鑠金

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東坡天蟻伏隙錄人語射

工含沙須影過黃魯止棘之詩垂之六經宜乎以爾刺讒

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歐陽公憎

樂善

樂善

經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世言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詩千愛莫助之詩丞好賢

如緇衣詩緇彰人之善美人之功說表推賢而進達之不

望其報行記君子成人之美語頰見善如不及語季

子樂善不倦子孟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子孟盡

史晉叔向適鄭鄭駸蔑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下執其

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左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史記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吏常引以為賢於已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前漢

何武為人好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

之孟同漢武帝讀子雲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聞人之善若出諸口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薦達賢

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東漢孔天下之寶故為

天下所惜王坦之吞好賢樂善情如飢渴通楊敬之雅愛

項斯為詩所至稱之唐書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通

集田文之愛士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

則揚眉抵掌松叔夜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席一言合道

接然明於鄭階王集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

許顧榮以南金同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為已

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韓愈與陸一字愜心金玉不顧片

言合趣布褐無間叔和

本朝文忠公見子瞻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

頭地蘇子歐陽文忠公喜士為天下第一以令齋夜話寇萊

公間一善薦尊推輓不進用不已五朝言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八

服善

子孔子見老聃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於醯雞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田項託年

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淮南修務訓

史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左文十自

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左襄二韓信寡生得廣武君者有

縛致麾下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西漢信傳漢文帝曰吾久

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公不及也西漢本傳上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通監漢成紀魏證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

理屈則從之通監唐太宗上說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

愛忘公議彙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證言方知理屈通監唐太宗

宗杜淹對太宗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

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通監唐太宗蕭至忠素有雅

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過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

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通監唐太宗蘇廷碩為中書

舍人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唐書本傳

傳記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婍勅略反呼為勅畧有小吏

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婍為姊方悟之耳公

曰不然因檢釋韻果勅略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通監唐太宗

集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文選生乎吾

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

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

於吾乎韓聞其善立以為己師柳眾口貪歸美何顏敢妬

姝元微集

本朝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諫議集蔡天申
得温公撰吕獻可墓銘以獻王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
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見
錄互入事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
反所料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東坡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
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
不必皆從於己出東坡進陸陸費

不服善

史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且賤人吾羞不

記七十九

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史記本傳楊雄著太元劉
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轡也西漢本傳孔穎達議論為冠
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隋書本傳

傳記揚雄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衡

疾惡

經噬膚滅鼻无咎易除惡務本書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
細不宥陳書君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无世在下書呂刑國人不
齒詩人而无禮胡不遄死詩相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巷伯互公家不
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韋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同惡惡如巷伯記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進惡稱人之惡者惡居

報善 不服善 疾惡

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語陽見不善如探湯語季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不能黜其色見幼者不能盡其辭雖有疾風暴雨吾不入其門矣家語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孟公孫姦人之雄聖主所以先誅荀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草茅不

去則害禾稼盜賊弗誅則傷良民管明巢鳴出聲人皆惡之曾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使緣木南

祭仲曰不如早為之所无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左隱周任有言曰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六隱石祈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左莊十不如殺之无聚慝焉左僖十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左僖二季文子曰見无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左文十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同右師為已短策苟過

華臣之門必騁左襄十鄭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左襄二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

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左昭二年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左昭三年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左

不謀而同去疾莫如尺左哀元年君子惡惡疾其始穀梁子貢不能匿人之過史記肥義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

在中主之蠹也史趙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通監漢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通監漢灌夫潁川人宗族豪

橫潁川謠曰潁水濁灌氏族西漢本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西漢鄒陽傳注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

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西漢本傳車如雞栖馬如狗

疾惡

疾惡如風朱伯厚東漢朱越楚之竹不足以書其惡東漢

傳張綱分行州郡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東漢本傳互清心忌惡范滂張儉東漢黨王允剛

稜疾惡東漢本傳范滂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汗簡札哉通監漢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

道以清同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

王令貪殘无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

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通監

宗資以范滂為功曹滂尤剛勁疾惡如讎通監漢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通監

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

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同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通監

祖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斷之曰逃

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通監傳元

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晉傳疾惡如仇同菹筋醢骨油

舌探肝南史景傳 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

難盡通監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唐

澤終身不齒通監唐 熊執易疏論裴延齡相以示歸登登

動色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唐登傳 贊上言

裴延齡妄誕小人用之交駭物聽通監唐 德宗欲遂相裴

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唐書 陽 元稹

倚宦官知制誥武儒衡厭鄙之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

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唐書 武 儒 衡 傳

疾惡

傳記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語撰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春秋盧奐累任大郡凡治姦惡既斷罪又以所犯刻石出其門時謂記惡碑王元祐開元鍾離意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東漢紀互入端介

集 要領不足以膏蕭斧名字不足以汗簡墨陳琳鷹揚虎

視肅清違慢傅咸中剛腸疾惡山巨源簡上霜飛筆端風

起崔彖御史歲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

光武之業故市耀脍燈府傳飲器梁任孝弘量不以容非

憲集序王文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蔭猛虎疾惡懷剛

腸註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原守正為心疾邪不懼文柳

魯司寇三日之間戮正卯於兩觀之下漢司隸一旬之內

取張朔於合柱之中李義山聞惡若已柳暴虐得於天生

光七十九 五

險悍著於心中抵冒刑憲縱恣曾臆法所惡者爾皆為之

白晝九衢指憎萬手杜牧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

已斃在狐鼠而宜除文柳

本朝 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公世之小人書字雖工

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

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

則其人可知矣東坡書唐聊借舊史誅姦強諫雖無尺

筆當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上有刀難割公問腹無木可

象元海頭邵堯

懲惡

經 怙終賊刑書舜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蔡仲三細

不宥書君

疾惡 懲惡

史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左襄二懸頭橐街西漢陳
集 聲其惡於天下也柳文辯

黨惡

經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書武教孫升木詩角

子是輔桀也子孟告

史 助桀為虐西漢張日夜縱史西漢衛假賊兵為虎翼者

也西漢賈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後漢二見

非不卒聞惡不察通監漢是為虎傅翼也通監三

傳記 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戰國

本朝 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

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坐者皆坐斥劉謂時相

賈昌 曰與相公一網打盡張師正倦游

九十九

六

同惡

經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注君臣相承為惡衛君無道夫人

無德詩帶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記郊

史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左昭十凶德參會西漢招呼元

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東漢孔

傳記 豹則虎之弟鷹則鷄之兄古案

掩惡

史 為賢者諱也穀梁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君親之惡為

諱者禮也史巫馬大臣有坐不廉者不曰不廉曰簞簋不

飾坐汗穢淫亂者不曰汗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

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西漢賈誼傳張安世為光祿勳

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翻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誣汗衣冠其隱人過失皆類此西漢本傳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同上戴聖九行治多不法何武為刺史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西漢何武傳

揚惡

子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

史欲摘舛以揚我惡西漢孫寶傳舛訐揚幽昧之過西漢

集好蔽美而稱惡楚辭

不遷怒

經罰弗及嗣書顏回不遷怒語

子罪人不孥孟子

史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左

集不遷怒以臨下文選

遷怒

史大旱公欲焚巫尪左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左室於怒市於色左司徒期作亂公備

掩惡 揚惡 遷怒

出適城鉏日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

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為太子者注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信襲破齊歷下軍

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通監漢高紀趙王倫怒

解系曰我於水中見蟹尚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

可忍孰不可忍遂害之晉書苻堅聞亘温廢立謂羣臣曰温

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方更廢君以自說諺

曰怒其室而作色於其父其温之謂矣通監晉簡文紀互入陵犯李振

屢幸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

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通監唐昭宗

傳記太公曰不愛人者尺其胥餘胥餘里落之壁也尚書大

遠怒所至毀及高曾史通增其人者惡其餘胥說苑立則篇互入增人易

醜晉新安王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晉

中

本朝怒移水中蟹詩

記纂淵海卷之七十九

識見部之一

委順

經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易乾卦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說表君子居易以俟命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並記用之

則行捨之則藏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語憲問

子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孟公孫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同上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豔際當死不

懼在窮而戚知命也列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 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

窮通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 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

矣而不得時也並莊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文中子

史知命不憂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並漢賈君子得時則

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西漢楊黃憲隕然其處

順東漢郭璞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通鑑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宋紀顧愷之常以為

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閤者不達

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

命論以釋之通鑑宋 李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

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通鑑唐

傳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怨劉向新序

委順

集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張華鶴齊萬物方超自得委性命

方任去留秋山東歸老任乾坤杜詩進取果由命不由趨險

艱元稹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

致 實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 時邪命邪吾其無柰彼

何委邪順邪彼亦無柰吾何夫兩無可柰何然後能實至

順而合大和 客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命更無憂並伯

集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張九日有糲食歲有簞衣飢

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熙熙委順之外益自安也白傳集

足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慶

本朝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坡詩

待時

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並易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

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語子罕

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公孫丑上

史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左傳莊譬如農夫是穰是黍雖有

饑饉必有豐年左傳互戢鱗潛翼思屬風雲晉紀王猛斂

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晉書王陸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

熟時不捺自落通鑑果元魏于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

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北史本傳

集貴賤貧富不可求方正身履道以俟時曹大家雖無玄

豹姿且隱南山霧謝眺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

賢低眉李太天馬長鳴待駕馭杜詩未展從東駿空戢圖

南翼賈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填窓塞戶慎勿出

暄風暖景明年日並韓低回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

委順 待時

飛白雲潛龍須待一聲雷杜牧六翮未因風武伯龍蟠泥

中未有雲不能生彼昇天翼張文天矯太空鱗曾為小泉

蟄孟東夫豫章珠璣鏤錫錒毛媵終不慮隱櫃撓一作擯

惟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鈇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

惟德德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唐文冬去冰須泮春來草

自生馮道互見委順

本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黜公龍不冬躍蜚能夜飛

君子小人各有其時邵堯夫

不知命

經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語

子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列子力命怨貧窮者不知時者

也列子湯問

記全

三

史屈原至江濱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史記本傳

知足

經孟獻子曰蓄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水之家不蓄牛羊百

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說大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斲

說分無求多說曲禮上

子知足常足知足不辱老子知者不為不足莊子福莫長

於無禍勸李士不通財貨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

雞豚大夫不為場圃荀大名進身退天之道也管子消長

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維南錦續紛

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

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衛謙子居知知足者則

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繼縷帶

不知命

索不以負龍章之曄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

抱朴子也

史齊與晏子邲殿弗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左襄二范蠡曰居家

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

以去止于陶史越褚先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都鄉相之位今子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有遺行耶東方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

東方以齊三萬戶封張良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西漢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茹葵盟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前漢董仲舒傳辟強侯子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西漢王傳疏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

官至二千石不知退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

西漢本傳互見恬退門殷興曰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

娶婦眈眈公主愚心實不安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通鑑漢

武七年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馬宣王不聽豫曰年過七

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

魏志虞玩之年老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驅

馳老即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齊書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王僧虔固辭台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

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魏志

韋世康拜吏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謂子弟曰吾聞

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將懸車汝輩謂何子福嗣曰大人
澡身浴德名立宦成追蹤二疎伏奉尊命隋書韋世康在

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
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通鑑隋高祖李義琰宅無正

寢弟為市材送之義琰曰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
必受其殃不許舊唐書本傳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

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
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

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通鑑唐元宗紀李日知拜侍
中先天中乞骸骨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

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
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唐書本傳元延祖調春陵丞輒

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
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唐書元結傳有勸岑文本營

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秘郎縣令耳
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

乎唐書本傳互見過望

傳記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韓詩外傳

集畏極位之盛滿潘安賦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張華鶴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張景陽

諫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某踈愚

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
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

禁矣韓愈行狀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
耜攻守耕獲之勤韓文獻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

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韓文始我來京師止携一
巾足

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無華於我自有餘

中堂高且新四時登年蔬同上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

來無為朝士者豈容豈容一作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

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

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柳與揚京兆書手不能執父肩不能

荷鋤幸因筆硯工得升仕進途白樂天鬢雪人間壽腰金世

上榮子孫無可念產業不能營一日安閑直萬金開入

優游福祿更難銷安入得年非瘦薄長福是單貧設自

為化工優饒只如是若比簞瓢人吾今大富貴莫嫌

貧活計更富即勞心有帛禦冬寒有穀防歲饑飽於東

方朔樂於榮啓期身閑自為貴何必君榮秩心足即非

貧豈推珠滿室白樂天團圓便是家肥事何必盈倉與滿

箱杜荀一身既飽暖一家無怨咨家雖有吠畝手不秉慳

基休耕季子今二頃揚雄才一廛伊予有南畝數已踰先

賢崎羨福不可以屢僥倖得不可以常覬覦先生貧而

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柰何亂四民之業

乎並陸魯於臣一生已為萬足王維集

本朝薄酒可與忘憂醜婦可與白頭徐行不必駟馬稱身

不必狐裘無禍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山谷

記慕淵海卷第八十

識見部之二

易足

子榮啓期行乎邠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既得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家語六本篇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孟子

孫丑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

器易 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

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奈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莊子 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願以足莊齊物論注 北宮子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夏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 庖饌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蹕其榮不過容膝並列 渴飲河水入腹不過壺漿淮南子

史鄭玄曰家今差多於昔東漢本傳 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西漢食貨志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西漢司馬遷傳 馬援謂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東漢本傳 阮孚曰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裏免羞晉書本傳 潘師正

易足

曰茂林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本傳

傳國子高子曰臣賴君之賜蔬食惡衣可得而食也駑

馬柴車可得而乘也韓詩外傳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綉

不過一煖袁准正書

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菓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選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菓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方

中史王黼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陸士衡五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

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備岳開一枝之上巢父得

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便信小但願守陋

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

一曲志願畢矣晉穆康與山陰鹿志豐草魏康絕蔬食足

充飢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綉文文選互篋中

有餘衣盎中有餘粮閉門讀書史清風窻戶涼韓文此日

高嗜綠蔬羹意輕肥膩羊野孟東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劉賓苟無公私債飲水不為貧元積茲焉即可愛何必是

吾廬韋應枯鱗易為水貧士易為施野孟東如鳥擇木姑務

安巢白樂才小分易足心寬躰長舒浮榮及虛位皆是

身之賓惟有衣與食此事粗閑身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

雲稍無骨肉累粗有漁樵資家田輸歲盡拾此充飢

腸並白日有糲食歲有簾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熙

熙委順之外益自安也白傳集寬於蝸舍足容身富

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余

何求哉身閑自為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即非貧豈惟金

滿室並同上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集一技聊暫

安王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杜牧田家衣食無厚薄

不見縣門身即樂王建詩以此心目暢敵彼名利途輕微何

為者藜藿自有餘李義山文每含咀義味獨坐日晏案上有一

盃藜羹如五鼎七年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

陸晉望文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皮日休集尚儉

經營少居閑意思長張文昂田翁真快活婚嫁不離村州縣

供輸罷追隨鼓笛喧盤餐同老小家計共田園 畫戟門

前難作客釣漁舡上易安身杜荀鶴集

本朝生計易足纔蔬畦 人生自足乃為娛並歐公詩三徑粗

成資一技有餘暖 身安一牀足並東坡詩陋巷開門負朝日

小園除雪得春蔬 無錢種菜為家事同上老作諸侯客

貧為一飽謀 生當得意樂鷗邊何用封侯隨鷺外並後山集

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情敵上尊 茹蔬飯糗不願餘

並樂城集吾身眠食耳一飽萬想滅東坡詩一室可盤蝸山谷互

無厭

經辛未取郟歸于我辛巳取防歸于我春秋

子不奪不饜孟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同上禍莫大於不

知足老子江河不能實漏卮淮南貪者難為惠燕字法訓

史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使行曰唯我知汝女專

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左傳初虞叔有玉虞公

求旃乏也既而獻之又求其寶劍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

我左傳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左文管

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左傳實有豕心貪林無厭忿類

無期謂之封豕左傳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國語田蚡嘗

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史記田蚡傳猶未足

澹澹澹其欲西漢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

乎此民之所囂囂苦苦一作若不足也通鑑安世尊為公侯

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

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西漢張安世傳五入求多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左傳三十嬰兒常病

傷於飽也東漢王符傳光武賜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

復望蜀通鑑光武紀建武八年殷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

配侯王聚婦昉睨王室通鑑光武建武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便討

劉備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欲得蜀耶晉書車騎將

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向氏夢一手執如

火及為雍州夢一股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

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躰熱矣又自言夢舊村杜樹高

至天上聞而惡之通鑑齊太溪壑可盈志欲難滿齊書溪壑

之欲發乎無厭唐書元載揚國忠子暄舉明經舉業荒陋不

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郎珣始

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通鑑

唐書元宗

傳薛元超曰吾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

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劉餗撰隋唐嘉話

集華貂深不足之嘆選表江海誠難滿元微早天美中年

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已白侍郎五

求多

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

天下而路也孟子注路謂奔走道路无時休息

史無大功以求大祿國語互見度淳于髡曰臣見道傍有襍

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籠汗邪滿車五穀蕃

田者

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一本无所欲者奢史記

傳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於人乎漢

傳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

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

其貨傳互見無身寵而載高位冢温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通鑑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

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二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

東魏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丘山之用東張典傳互見不自

本朝宿鳥一枝足爭林終夜鳴陳後山

安分

經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禮表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

其外在下位不援上並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記

子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荀榮古之為道者

量腹而食容身而居文子

史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受

其半左襄二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左昭李克曰卑不謀尊疏不謀

戚史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

累徵不起揚素其重之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弊廬足以

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

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鑑

祖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虞策

集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亦吾之族也文選布衣

可然身寵祿豈足賴阮寧與燕雀翔不隨鴻鵠

飛同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陸老龜豈羨犧牲飽

蟠木寧爭桃李春 我本蓬華人鄙賤 遽泥沙並白回瞻

順流輩誰敢望同昇元稹寧為宇宙閑吟客 拍作乾坤竊

祿人杜甫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蓋泥 蟠王无逍遥飲啄

安涯分何假扶搖九萬為王維身世比行舟無風亦暫休

敢言終破浪唯願穩乘流錢起却厭長裾曳寧辭短褐穿

張承吉文驥路未伸雀羅無愠司空表聖文

本朝或告狄青當推狄梁公為遠祖青謝曰青出田家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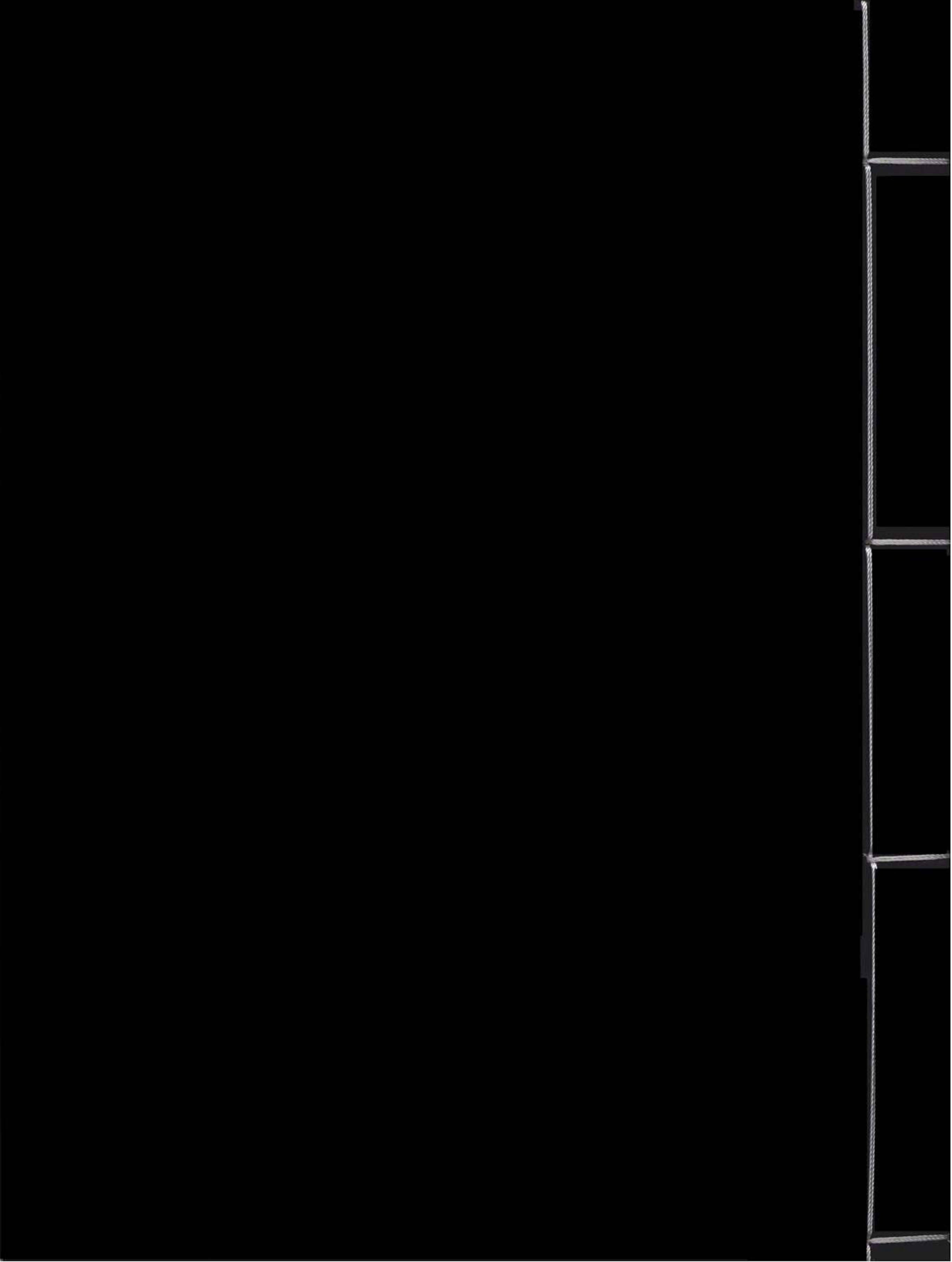
為兵安敢祖梁公哉攔見茹蔬飯糗不願餘藥城石守道

為舉子時王瀆侍郎以盤飧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

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將何繼乎朝享

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倦遊錄

方



記纂淵海

十一



安貧

經君子固窮語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衡門貧而無諠語

李而貧而無怨難語

子貧者士之常處常何憂哉天子窮有飢色有客言

於鄭子陽子陽令官遺之粟列子碎莊子

史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西漢本傳藜藿有

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枕之樂晉書陶潛環堵蕭然不蔽

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屨空晏如也本傳

傳顏蠲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糲國大雪丈餘洛

陽令行見人家皆除路而袁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令看

之見安偃臥問之荅曰大雪人人皆餓不宜干人後漢注

見汝南先賢傳

集含歡谷汲行歌負薪陶潛自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潘安仁食先人之德無厚生之財陳子昂故園生事微章應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掃衡門守環堵長貧任婦愁手

自移浦柳家纔足稻梁並杜詩活計縱貧長淨潔白傳筆耕

為養傭書成學莊素尚寧知貴清談不厭貧溫飛鄉

本朝貧家何以娛樂但知抹風批雨一本本抹月家徒四

壁書侵坐山谷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程顥

和邵康節安樂窩

不安分

經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甫田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語里仁

子 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 孟公孫丑上

量力

經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禮記曲禮上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語季氏

子 短綆不可以汲深 荀子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左傳僖二十 冉

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十一左襄 皇甫規對曰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通鑑漢殤記

集 量力守故轍 陶淵 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泔長河一决

不可障之以手 庾信連珠互見勢力不敵

本朝 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

記八二

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阪險而馬不躓 栞城集

不量力

經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 易繫辭 多見其

不知量也 語子張

子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孟告子上 互挾泰山而超

北海 孟梁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老子 猶涉海鑿河而

使蚩負山也 莊應 夸父不量大欲逐日於嵎谷之際道渴

而死 北山 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

迂聚室而謀曰畢力平之可乎 並列 髮引千鈞 列子仲 螳

螂怒臂以當車轍 莊子 譬以盲辨色以聾辨聲 荀子 以博

塗而塞江海以焦僥而戴泰山 短人論 荀 猶以錐力墮泰

山也 荀議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孫子 言小國不量力守

然擒獲必乳狗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淮南子以一縷之任係千

金之重子叢策蹇驢而追迅風掉籃舟而濟大川抱朴子

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劉

史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左驅群羊而

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史張儀傳互張儀說趙王曰

斷右臂而與人聞欲無危得乎通監以桀詐堯若如投石

夫何幸之有前漢刑志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西漢

錯之瑣才智小謀大西漢晁厝以一簣障江河西漢何譬

猶驍駒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西漢東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西漢賈張儉以區區一掌而欲

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東漢投盈寸

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壚增勢東漢

夏族譬由蚍蚋之捕群牛腐肉之齒利劍也漢書步鷹表

言北相多作布囊盛沙塞江大向荊州呂範諸葛恪云此

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塞埋也三國吳志欲以片心

除眾弊獨手遏群邪君子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書陸

續傳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唐書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

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唐書

傳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

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山海經互

集機蓬矢以射革 駟跛鱉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楚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

窮連珠以螳螂之斧禦鋒車之隊袁不揆蟻螻之力強

幸千鈞之重宋王對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曾

論微縷懸千金陳子諤持蠡測海杜詩千鈞巨石一髮懸

物詩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劉長捧燭火以干日御抱

不量力

布鼓以詣雷門李義是猶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魚設

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李深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

况張一目以羅万品而望其飛走大小尽出乎其間可乎

元微之集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文童麋來觸犀

德力不相及何異乎蜂蟻爭長於龜鶴秋毫計大於岷

閬者哉逆風撲燎摧岸塞河知其難矣並唐文粹難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同上曹鄴讀李斯傳

本朝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強齊安得獨洒一

掬淚欲助河水增滔滔並歐公集司馬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

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

忽諸罪孰大焉通鑑七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草揺蟠

挑臨川譬如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

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

樂城集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東坡集

隨宜

經深則厲淺則揭詩蒹風匏豈其食魚必河之鮒豈其取

妻必齊之姜詩衛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雖無旨酒式燕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德与女

式歌且舞詩齊小禮從宜記曲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

之有亡記檀弓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記

器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材斯之謂禮記檀弓下

子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並孟離夫待腰裏飛兔而駕之則出莫乘車待西施毛嬙

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淮南子齊俗訓

隨宜

史何必華山之駮耳而后行遠乎史記浴不必江海要之樂書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史外戚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晉書

集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王羲之

亭王翰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傳室不思銜燭之龍珠互見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飛天之知足

雲還稱家隨豐儉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杜詩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白樂天

本朝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東坡

彊為

經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甫田居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記禮記禮器注不順其鄉之所有也

記二

五

史王吉至崇皆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人恠其奢服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金西漢王吉傳互入自相背馳

本朝事到強為湏涉迹邵堯夫

曠達

子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莊田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疔胡規潰癰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表

墮枝躄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其

生若浮其死若休莊子死生同狀莊天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子無町畦莊子將死

弟子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螻蟻食奪彼予此何其偏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

之方箕倨鼓盆而歌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莊子平仲

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死後數百年餘名豈足潤枯骨並列揚朱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无有

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列子高曰人生有四方之

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孔叢子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

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遊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細故蕙薊兮何足以疑史賈達人大觀物亡不可漢賈飄

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西司馬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東漢

傳其於曾中曾不芥蒂西漢司馬飛鳥遺跡蟬蛻東漢論王符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仲長向長隱居不仕

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後漢趙岐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圖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救其子曰我死之日

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本傳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万物為心

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晉書畢卓常謂人曰得酒滿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

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舫中便足了一生矣晉書張翰傳

任不拘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得適意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晉本

傳阮脩性簡意有所思率尔褰裳至或无言欣然相對常

步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酣暢晉書阮籍傲然獨得任

情不羈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郗超卓犖不羈有曠世之

度 阮孚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常以金貂換酒並晉本傳

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同上王徽之居山陰憶戴逵

夜乘小舡詣之造門不前而反曰乘興而來興尽而反何

必見安道耶晉王徽之傳阮孚曰未知一生能着幾兩屐晉書

陶潛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

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阮籍聞步兵厨營人

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校尉遺落世事並晉本傳顧榮素

好琴張翰哭之上牀鼓琴數曲抚琴而歎曰願彦先能復

賞此不因又哭不吊喪主而去晉書不事崖檢宋書梁蕭

恭曰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泛水

肆意酣歌也南史梁本傳放情事外浮沉讌詠唐書貴賤苦樂

更迭為之亦復何傷通鑑唐高祖語言之間何足介意通鑑唐高祖

姚崇孫昺自為壽藏於万安山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

墳曰復真堂中剡土為臺曰化臺新唐書本傳

傳記馬融才高博洽為通儒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東

漢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日曰此命也吾豈与

蝼蟻為親戚魚鱉為仇讎遂以葬之博物志山巨源卒愁康

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畜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

飾以金鏹饗以嘉肴有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高士傳

集何所獨無荒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楚辭苟縱心於物外

安知榮辱之所如張衡歸田賦丈夫志四海万里猶比鄰何必

同衾凋然後展慤曹植微身輕蟬翼潘安仁人生如寄

多憂何為善哉身名竟誰辨喬史終磨滅謝靈運以天地

為一朝以萬期為須臾日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

迹居无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榼

提壺劉伯倫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故宅蓋以嘉蔬薦

以清酌陶潛自釋域中之常恋暢超然之高情孫綽天台賦放

浪形骸之外王羲之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謝靈運求一

日之足當百年之溢晉孫綽蘭蘭亭序窅然遺天地乘化入无窮

聖人以万機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

而我以天下為煩並原子昂集互乾坤水上萍榮貴如

糞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身醒復醉乘興即

為家李白自稱酒中仙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万世一骸骨隣家逆歌哭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

万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詩幸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達士遺天地並李白起舞先醉長松摧飄然天外步豈肯

區中囚與其吝於前孰若无毀於其後与其染於身孰

若无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奴視法度士互見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

墻頭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安得長翮大翼

如雲生我身乘風振迅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弃

是非得失付閑人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並韓至仁

以死生為傳舍以軒冕為儻來留名万代不関身並劉

肺腑都无隔形骸兩不羈何遜白悠悠天地内一死

廣幸

會相逢互入安處即為鄉 鄙斗筭之奚筭哂挈瓶之固

守 身後堆金柱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第一莫若禪

第二莫若醉禪能泯人我醉可忘榮悴 飄然世塵外鸞

鳳如何追 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 栖心釋梵浪跡

老莊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

若有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繫不自汚

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

者其推達人乎互入既往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

相似紫綬朱衣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 付命有厚薄

委心信窮通通當為大鵬幸翅摩蒼穹窮則為鷦鷯一枝

足自容苟能知此道身窮心不窮 功名斗數是灰塵

其生也浮雲其死也委蛻來何緣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

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記八十二

九

伯倫每置隨身鍾元亮先為自祭文 去有何顧戀住亦

无憂撓 名為錮身鎖利是焚身火 形神兩是幻夢寐

俱非實 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賸長身 相看萬

里別同是一浮萍並白樂天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

歸為竟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杜牧理涉虛趣心潛

若一作階靜緣室為作爲一生白人則思玄張說勢去未須悲時

來何足喜白侍郎互入惟有不二門其間无夭壽同上富

貴何如草頭露杜詩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

常分駱賓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 長林豐草豈與官署

門闌有異乎並王維第宅非吾廬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

委蛻而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似花結子子結花暗凋繭成

蠶老死 天地為幕席富貴如沙泥白樂天豈恋腰間綬如

彼籠中禽韋應物互見省悟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 得

曠幸

喪雙遺策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

王身外皆虛名酒中有全德李義山雲山不求吾是林泉不

責吾非元次但令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李長吉奔

世酒中老謀身書外貧許用晦眼豁浮生夢杜荀鶴得即高歌

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生有酒今生醉明日愁來明

日愁羅隱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卜可狂歌草澤中

寧堪作吏風塵下並高朝衣在酒家自覺有家非並少並姚

喜方外之皓曠嘆人間之窘束腹中書万卷身外酒千

杯並溫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意遠

超超然若万里之鶴也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

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冥機掉道迹繫心曠鴻遡清風凌顯

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

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

記八十二

是非去來之蹟得非我美失非我耻並糖唐一朝同物化

身與糞壤并畢竟金與銀何殊泥與塵貴賤與貧富

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大化

同一途並鮑不恨百年促翻悲萬劫長眼前讎敵都休問

身外功名一任它雲到何方不是家萬齡龜菌等一

死天地平並元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齊韋應物

本朝食前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涯廬陵金鐵有時

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老泉大患緣有

身無身則無疾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

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東坡下眠官

爵如泥淤與廢何足吊萬世一俯仰名高不朽終安

用有生何處不安生功名一破甌弃置何用顧已

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人之施堂如物在衡

橫達

損益銖黍了然竟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无一
留者 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丈日高睡足北窗涼珠
襦玉匣万人祖送過北邙不如懸鷄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
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
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愛惜微官將底用它年端
好寫旌銘 萬古一昏曉 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幸得
忘家禫 逸韻謝邊幅 升沈何足道等是蠻与觸 回
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年來万事足所欠推一死 何
必擇所安滔滔天下足 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
豈不欣然接之去不復念也並東坡坐中客滿誰憂百榼之
空身後名輕但覓一盃之重東坡濁醪雞虫得失何須算
鵬鷃逍遥各自知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无物直銖銖
並臨川鄉間等行路何處更為家 後山已將世界等微塵空

裏浮花夢裏身

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 百

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並東坡

省悟

子方其薨也不知其薨也薨之中又占其薨焉覺而後知其薨也且有夫大覺而後知此其大薨也論齊物軒冕在身非

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性篇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隙

忽然而已入田疇方互不可以無涯之智後有涯之身並莊

史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原史屈人生如輕塵棲弱草

耳何至自苦通鑑三早知富貴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攸梁忠烈世子曰吾不及魚鳥遠矣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

間如脫屣耳本傳並南史

記纂淵海

傳記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益我財者損我神

生我名者殺我身並皇甫士

集慙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成公富貴苟難圖稅

駕從所欲陸士衡迷途知反丘希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陶淵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王序憲知名位

之傷德故忽而不營知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顧嵇叔夜

酒適衷腸神遊異方煙生喉舌愴然如狂爰瞰甃以窺汲

俄據河而俯瀆猶胃腸之不浹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

江走五湖尋至大溟茫然連青豈爾浩瀚而吾量不盈酌

酌未幾倏見涯涘方將尋蟻垤期耿恭問姜母以何在訪

舒茹而欲從辨夸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已盡六

腑如燼憲日斜照飛蚊遠鬢既驚既覺可嘆可笑飲不盡

器枯腸已療瘡頸沈吟其意逾深以吾此日之一薨見自

古不足者之心何賦薨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阮嗣宗

入安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詩選古當其欣於所遇暫得

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至既倦情隨事遷

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王羲之蘭亭

鍾鼎玉帛非度世之資名位寵章為累真之府未能獨立

物表超世長存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陳子昂集大塊是勞生

之機小智非周身之防見塘娘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

一絲貞為虛白之寶靜默為大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

榮華非力致並駱賓王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俯仰人間易凋朽並李白人之生世如薨一覺其間利害竟

亦何校當其薨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莫憂

世事間身事須着人間比薨間浮生雖多途趨死每一

乾難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文並韓一薨悟一生心是

主人身是客形質及壽命危脆若浮煙煙一作雲人生

大塊間如鴻毛在風乃知名與器得失俱為害亦知

恩愛緣乃是憂惱資有侶多憂者非因外火燒恐汚

清冷波塵纓先斗數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天始知骨

肉愛乃是憂悲聚恩愛元是忘緣合暫為親誓以智

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况是血肉

身安能長強健外累由心起心寧累自息須悟事皆

空無令念將屬艷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障要智燈燒魔

須慧刀戮利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屺斷痴求慧劍濟苦

得慈航山林初息影朝夕久勞生憂苦皆心火榮枯

是眼塵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焦心一身苦炙手旁

人熱未必方寸間得如吾快活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

官職為他人 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銷磨實事空 但

能斗數人間事便是優游地上仙 多見朱門富貴人林

園未必即無身 流水光陰急浮雲富貴遲 嘉肴與旨

酒信是腐腸膏艷聲與麗色真為伐性刀 薨中說薨而

重虛 但恐人間為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 金玉滿堂

非已物子孫委蛻是他人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水炭逼

心神 繩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為吞鉤 誤為世網

牽並白絃管聲非實花鈿色是空 假使如今 是薨能

長於薨幾多時 未問病根深與淺比身應與病齊生並

樂始知天地間萬物皆不牢孟東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

流 色身豈我寶 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睡 唯有達

生理應無治老方 方知醉兀兀應勝走營營 盡日笙

歌人散後滿江風雨獨醒時並元看取蓮花淨應知不染

心孟浩莫問卜人生吉凶皆自速伏羲文王若無死今人

不為古人哭劉又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漸老知身累

並劉曉然與厚夜聰然與大醉皇甫纓冕猶緇塵 有名

皆畏途無事乃真筌 子不見世風燈檠花並李義盡知

行處險誰肯載時輕錢起幾世身在薨百雲無根鮑溶

萬里高低門外路百年榮辱薨中身昔日未知名外樂暮

年初信薨中忙許用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王維向來

躡等語長作陷身機杜牧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

上來羅隱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 滅得心

中火自涼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 舉世盡

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 甘醴皆是腐腸物獨有淡

泊之水能益人 百歲風前短焰燈並杜人生非日月光

輝豈常在唐文

本朝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千載紛爭共
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與語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
高 何須更待黃糧熟始覺人間是夢間臨川集天下之物
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
未有不洒然自笑也 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
身 捷徑爭之却累人 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 非
人磨墨墨磨人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 尚有身為患
已無心可安 人生一世如屈伸時 我觀此 身已作
露電觀城孰知一世如一夢在夢而覺寧待旦 更欲置
身須世外世間元是不關人後山名譽飛蠅過耳聲樂城富
貴於我如浮雲小者譴呵大者戮一身畏首復畏尾門多
賓客飽僮僕 入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
種種計較山谷

貪迷

經 亢知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止知得而不
知喪 其欲逐逐易

子 孔子見羅雀者皆黃口小雀曰雀小貪食而易得 為
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愈甚諒莊周觀一異鵲自
南方來集於栗林周曰此何鳥哉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
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山魚驚鼃鼃猶以淵為淺而
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必以餌法見
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者也見其可利也則不慮其可
害也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不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
嗜欲在外則明有所蔽互入心無二用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

其體而顧近其死並淮齊人有欲金清旦衣冠之市適鬻

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人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心列子二五入

史翠鵠犀象處其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蘇

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

利不止也 商君功成而以車裂白起功成而賜劍死吳

起功成而卒肢解大夫種功已彰言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並出史蔡澤傳懷祿逐麋之狗

當顧菟耶並外戚傳園中有木其端有蟬蟬悲鳴飲露不知

塘娘在其後曲附欲取其蟬而塘娘又不知黃雀居其後

延頸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操彈丸在其下皆務前不

顧後患劉向說宛互入和矯有錢癖晉田豫曰年過七十

而居位譬獨鐘漏盡而夜行不休魏志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通鑑紀董卓築塢於郿高七丈號曰萬歲塢積

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漢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目

覩晉武紀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

靜以待之魏通鑑紀元康之後綱紀大壞魯褒傷時貪鄙乃

隱姓名著錢神論以次之其畧曰親之如兄字曰孔子失

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異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

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錢少者居後錢之所佑吉無不

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

紫闥危可使安死可死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

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晉蕭宏性愛錢百萬一聚

黃榜標之千萬一庫垂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南見黃雀

而忘深窅智者所不為 沈約貪冒營財並梁王伾以納

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互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矣唐昭宗並通鑑李澄并州人頗殖產田疇彌望時謂地瘠唐書

傳記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

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朝野僉載范氏亡有得其鐘

者欲負而走則又不可以推毀之鍾恍然有聲恐人聞之

而奪已遽掩其耳呂氏春秋

集普天之下先競而後遜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晉庾君

看燈燈張轉使飛蛾密杜世上名利人相逢不知老但

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東並求食區洩間不知臭穢非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

過關門妄一鳴文並韓猛獸搏也拘於檻牢驚鳥纒也繫於

籬樊元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置網何不泥潛

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駱賓王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

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

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食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

着之及為人之所擒皆輒獲無遺者唐文始晉之侈家若

樂氏和氏卻氏羊舌氏以一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

五卿裂而食之矣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士田侵人之勢力

三卿又裂而食之矣柳漁者對螭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

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重雖困不卒躓仆不能起人或

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極高其力不

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

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

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

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者也其名入而

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柳子厚零陵永之氓咸善游一日

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

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

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

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

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

者乎於是作哀溺柳子厚貪目不瞬劉賓鴟張狼貪老

不衰元稹燭蛾焰中舞繭蠶叢上織水生沈五蘊白頭

名利之場並元貪却馨香安却身羅隱利徑前誘多逢覆

轍力疲形削然猶役之無藝極並劉甯爪雖欲弊心力

不知疲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一興嗜慾然遂為

增繳牽愛利不愛身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擬將

富貴隨身去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商人重利輕

別離人心苦迷執慕貴憂貧賤愁色常在眉歡容不上

面何異睡着人不知夢是夢何異食蓼虫不知苦是苦

多見忙時已衰病少聞健日肯休閑早夭羨中年中年

羨暮齒暮齒暮又貪生服食求不已並白侍無驕位高則惜

其位身高則惜其身天白樂兔跡貪前逐泉心不早防張承

嘔及遍看原上纍纍塚曾是城中汲汲人盡謂黃金堪

潤屋誰思荒骨旋成塵杜荀鶴互趨榮貪位者若涉懸崖

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何及

矣唐沈願登華首互見沈麟何及

本訓苦何求而不得乃終日而營營諒雖死而不悔亦

可戒夫貪得並歐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沈終不放下石

也老泉醒延不知滿竟聊足以自蠹魚着文字搗死又遭卷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

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
計推輓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
堂之舊欲使辭祿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東坡多思只恐晚年手未老已聞
先白頭却堯夫人之所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者不可得也程坤卦易蝨聞湯沸尚血食 飛蛾赴
燭甘死禍並山不知鍾鳴漏盡續世說

記纂淵海卷第八十三終

先知

經至誠之道可以前之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知

知之記中

子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莊先知其幾

於神乎知先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揚

注

史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晉

滅虢遂襲虞滅之信吳季札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

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

記卷之九

高之難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成吳將代齊越子率其眾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

夫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 子胥賜

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並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

樂氏乎 初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為大感及將死

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為司馬攻王楚滅若

敖宣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若信初平王之東

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亾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傳二十二年左傳入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

履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公世滅

若敖唯子文之後在楚國語伯禽封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曰何遲也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乃嘆

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史魯世家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

果曰不如宵也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韓趙魏殺智伯

盡滅智氏之族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門

關絕約於齊臣請戲商於之地六百里陳軫獨弔曰秦奚

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使

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詐隨車不朝三月周紀袁盎曰淮

南王為人剛悍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

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

不食死漢文通鑑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漢書伍入聰被

明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賈誼諫以為患之

興自此起矣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

之不聽史本晁厝上書言吳可削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通鑑漢晁厝言削諸

侯錯父聞之謂錯曰口語多怨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

公歸矣遂飲藥而死本傳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司馬相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朋友

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

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

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本傳並京房學易於

梁人焦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漢元紀宋冲常

勸郭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漢紀

紀湯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孿積十餘年不行

由是得免禍東漢通鑑並中常侍張讓權頁天下讓父死歸葬

穎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及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東漢陳傳申屠蟠嘆曰昔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

備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互

幾知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

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漢平紀互魏

張緝言於司馬師曰諸葛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

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世求不死得乎魏高貴公傳嘏曰太

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

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鄭元茂有為而無終

外要名利而內無閤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

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魏紀並唐彬與王

濬共伐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

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晉書本

推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

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不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及松敗賓客多坐之維衆

不染於辭通鑑漢紀劉元海囚奴人齊王攸言於武帝曰不

除元海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為君王保之

至惠帝時元海果僭位號前號載其目江統深維四夷

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

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本傳並山濤言不宜去州群武備帝

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通鑑晉世祖紀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通鑑晉世祖紀張翰為齊王問大

司馬東曹掾罔持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

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晉書本傳石

勒敗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胡雛吾觀其

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其後以兵屬劉聰自立為

趙王王猛將死苻堅問以後事猛曰臣歿之後願勿以

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雖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

稷堅不能用並晉書載記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

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我不就

而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詆之晉安

紀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

求出為武陵內史擅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

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宋太祖

顏延之子竣貴重比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

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

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宋世祖顏延之嘗早詣其

子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

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被誅宋紀並閔湛

等又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

作即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

徒亦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北史昌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

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

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思遠知上外待宴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宴曰時事稍異况亦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與謀人通鑑齊高宗張九齡奏

安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請戮之上放歸藩唐書裴坦子

娶楊收女資送甚厚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家我

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唐太王勳蘇味道皆未知

名裴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是時王勳

弟勳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

盛名同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裴行儉曰

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勳等雖有文章而浮躁

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

幸矣既而勳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

水死賓王及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唐武萬寶常聽

太常所奏樂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

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隋高二張之

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土

肉耳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巨

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

何及唐太宗互蔣欽緒蕭至忠姊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

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忘求至忠不應欽緒退嘆曰九代卿

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張九齡曰

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王忠

嗣數上言祿山必反並唐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士卒死

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並通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

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未幾祿山果反

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唐陝郡進士張彖曰君輩倚

揚右相為泰山吾以為冰山若皎日既出得無失所恃乎

通鑑唐紀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

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姚賢崇與張說同為宰相張銜

崇疾戒諸子曰張為人好服玩吾身沒之後汝具陳吾平

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計家事產族

無類矣若顧此吾屬無虞乃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

時錄進仍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相見事常遲於我

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

鐫石仍告以其文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不數

日文成叙足該詳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

加刪改姚氏子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

悔恨拊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

遠矣互入吐蕃劫盟德宗謂柳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

里情乎本傳初渾以吐蕃李弘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驚不

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嘗大

受賜物載以官車西門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

以官車載還不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

果如季玄言唐懿宗司空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曰時

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

為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

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五代周太

傳記 聖人獨見先睹通白虎

集 子胥知如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選賢儒

在世猶靈著神龜也王充論衡思同著蔡選見機於萬里之外

眾趨明所避子並陳昂著龜所以前人用盧藏有先知而無

後悔怕盜據淮濟宰相以李元平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公卿惟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賈石者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往且見獲何寇之攘人不之信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文柳

本朝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彊性狼不可大

用魏公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

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

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劉諫

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東坡撰溫神宗將召用介

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駢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

曾南昔者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老康節與客散

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顛今始至有所主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

多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三朝言行錄

遠慮

經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繫辭互入惟懷

永圖太甲樹德務滋除惡務泰誓居寵思危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並周官瞻言百里詩桑柔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記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氏語季

子曾參出妻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妻出

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容知其得免乎諺得其所利

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老子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

記纂淵海

璠歛贈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人以寶玉是猶

曝尸於中原也家語以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

士也荀王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注滿盛則敗亡亦不可

任其事也伯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

與交管子白

史定如薨不殯于廟無視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曠晉傅燮曰雖克鄭

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曠夫世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竊為足下危之蕭何不治垣屋曰令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本傳竇長君竇廣

國賜田宅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曰吾屬不死

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

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

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史外戚雋不疑名重

朝廷太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傳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躬傳張釋之曰

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而靡傳安不志危盛必慮衰陳湯梁商常曰多藏厚

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受賜便置中門外嘗未入

藏悉分與昆弟中外本傳入好傳互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

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

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賈誼傳並西漢班昭女誠云生男

如狼猶恐其疋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東漢列梁冀既誅李

固子燮乃還鄉里妙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

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忘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漢桓北海王衮謹慎

好學文學防輔遂具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增其負累也三國魏文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

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故使閉門斷客魏公高貴曹

罔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非體之

尾其可掉哉晉武欲使羊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紀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

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及身而

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

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紀王猛寢疾堅親

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

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

人患宜漸除之紀晉文謝瞻見弟晦門巷填隘曰勢傾朝廷

記卷之十

二

豈門戶之福耶晉安帝紀下王晏外弟尉氏院孝緒亦知晏必

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肯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

而覆之齊高宗紀互表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社稷所倚惟

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况汝親賢可

不勉之勰泣曰昔周公大賢成王至明猶不疑免而况臣

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齊東昏侯高歡曰堪

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不貴之留以遺汝 終恐尾

大於身踵粗於股屈彊不掉很戾難馴 梁太子於玄圃

自講老講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

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淮南長鯨

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

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

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

殺也並梁高祖北齊王晞曰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

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陳世齊左丞斛律

金長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及子孫封侯顯貴者甚眾門

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然金不

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

族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宜以

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蘇威少有令名周晉公護

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

娛 隨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恐諸子有才

能以致禍也並陳紀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

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

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

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上

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孩童
嗣職萬一驕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
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樂壓之惡已彰向所謂愛之
者乃適所以傷之也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
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
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並唐太宗沛三
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雜勃戲為檄周王
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上御翔
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
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
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競誇俳優小人言
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以崇禮義勸敦睦也

通鑑卷之六

唐高宗姚崇折資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

裔多貪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

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

分以絕後爭新唐書李勣寢疾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我

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

此子孫今悉付汝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搆殺

吉頊曰合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

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

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未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

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唐武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

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草不去相終

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幾上肉耳夫何能謂季昶

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亘彥範敬暉曰武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

唐中宗 互先見

古之

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

故也

唐睿宗

齊澣言葛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

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恐成後患又曰君不密則失

臣願陛下密之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

貞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

用此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孫酒色

之資吾不取之 上召子儀還京師朔方將士樂子儀之

寬憚光弼之嚴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

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

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

唐肅宗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

侍妾獨隱几而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

記卷之六

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唐德宗

夫以匹夫

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

命乎 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並唐憲宗 互入

戒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

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

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唐文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

戶及胡商財物救借其半鹽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

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唐僖宗

楊涉當為

宰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

汝累

唐昭宗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

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

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使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

而已

後梁王 互通鑑

崔琳盧從愿兩人有宰相望元宗欲相

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新唐書帝屢戒晉王

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

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

石置陵前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

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通鑑周太祖

集圖置於豐防險於逸潘岳籍留作功成身退地劉禹錫

本朝李宸妃薨呂夷簡為相請厚葬之章獻怒公曰陛下

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後呂夷簡行狀

大書文字隄防老刺買田園准備閑然游初議貶蔡確新

州范忠宣謂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聞見有非常之功聖人所之甚懼也雖有大功

而不忘戒懼東坡士

智慮

記卷之六

經知周乎萬物易繫辭

子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孟盡知者之舉事也滿則

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禍是以百舉

而不陷也 智慮足以待百變 智者明於事達於數默

並並智慮者既福之門戶不可不謹也 神者智之後神清

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並文

史祭仲以智免左傳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

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破齊

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

得脫本秦樗里子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並史秦之敗也豪

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西漢貨殖傳

呂氏時事多故然平竟自脫以榮名終非知謀孰能當此

者史陳平晁厝號曰智囊注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

智筭陳平智有餘並西魯恭父康有權數號智囊魯恭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伏堪傳互胡廣慮無失策舉無失事

本傳並遠無所不見慮無所不周漢獻元文都謂盧楚等

曰今雖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李密罪使擊宇文化及

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其將士利吾

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唐高祖李密致書于唐高

祖請步騎會河内太宗曰若不與是生一隋李密房元齡

每陳事千里猶對面語裴度歷事四朝不遺廟筭唐

傳記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恐半有不同焚燒廬舍絕其反

顧之望東觀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出六奇恐禍及已

陸賈教之交驤太尉又為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

則賈之智謀又在平之右矣孔氏強復遇強

集

持籌而筭萬不失一枚乘智及所由日新選碑寺

世卷

七

無遠慮

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語公衛弗慮胡獲詩我躬不閱詩

恤我後詩谷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為猶不遠詩

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子折

史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

其後襄二楊叔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襄三十趙

孟曰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昭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注五稔也並左凡

記卷之六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通翫細娛而不圖大患賈

傳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朝之事者未可

以經遠也並西漢贊齊和士開曰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陳孔

範曰諸將匹夫敵耳深識遠慮豈其能知並陳後鑿注

謀畫

經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內記

則好謀而成語述

子兼才尚權右計左數 羣策屈羣力並揚重黎

史裨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左靜淵以有謀史記帝

蘇秦恐秦之敗從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陰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

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辭去張

儀曰賴君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此在蘇君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范雎曰王不如遠父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甘羅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亦戰國之策士也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龔本蔡澤謂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君之功極矣蔡澤傳並史侯嬴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此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却秦通鑑周紀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漢呂之

記卷之六

事平為本謀

子房計謀固難於易為大於細並太史有

上書告韓信反上問陳平平曰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陛下

下第偽遊雲夢其勢必郊迎謁謁而禽之此特一力士之

事耳帝以為然遊雲夢信果郊迎武士縛之載後車史陳平世

家張良歸漢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 張良曰九江王

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任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

則楚可破也並通鑑漢高紀轅生說漢王願王出武關項王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

趙地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壁

壁不與戰 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從擊臧荼陳豨黥布

凡六出奇計世莫得聞也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不為

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祖並漢高項羽急

圍漢王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陛下誠復立六

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漢王曰善趣刻印酈

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臣請借箸以籌之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

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

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

乎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乃公事令趣銷印良傳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

擊楚信越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

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

西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

皆引兵來 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為酈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屬太尉並

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驥太尉平用其計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諸呂謀益壞陸賈

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解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薛宜傳智畧謀慮朝夕淵數伏湛傳互援謀

如河泉馬援勇鷲有智謀吳漢儒者當謀謨廟堂並東漢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通鑑魏元

齡善謀新唐書杜張東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淄青李

正已德宗時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

其詐未能答崔祐甫為相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洽將士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人使諸蕃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韙其謀謨並唐書本傳互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嘗用此為嫌恨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乃詣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唐

記卷之三

帝 解紛

入朱瑾遣家奴通候問於徐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

已不平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並通鑑太祖

集

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王褒聖頌各繇謨虞箕子訪

班固

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選西

班固

賦深圖密慮衆莫能窺計若投水思若轉

選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出選經綸八方唐文

本朝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教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德詔書慙曰朝

廷有人

王旦區處得當

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慮計無所

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老泉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草廬中與先主策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言無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叙東哉者成坡范

無謀

史輕則寡謀昭二年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僖三十年三十晉叔向曰無釁而動而為無謀昭十年三十左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樂布聊注言其計畫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凶固為俱靡而已賈誼傳荀彧曰審配專而無謀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並漢獻

子謹曰蕭繹懦而無謀梁簡文帝紀並通鑑

權變

通化而裁之謂之變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通者趣時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巽以行權並解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也注伯禽封於魯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者之事也征之作柴記曾君子貞而不諒注諒信也君子正道言不必入信公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並語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孝經動靜伸屈唯變所適易

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子孟權者神聖之所資管子管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荀子斷強國知道者必達於理必明於權莊秋權者聖人獨見淮南子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揚云五百行誡身以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文中

史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救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昭政事反經

合道為權公羊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說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穀梁桓

大夫無遂事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春秋三孔子過蒲蒲人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

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孔子世家蘇秦兄弟二人其術長於權變本傳煇

蠹蠹手則斬手蠹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西漢田反

古未可非史趙輟以使宜施行何西漢蕭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

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之自王乎因立

之說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移遷應物變化設策

之機也漢高帝有疾惡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

臣絳灌等莫敢入八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

隨之漢惠紀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夫後救火乎前漢高

勢迫門窮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奇為賣友夫賣友者

見利而忘義也若酈父為功臣而又執叔雖推呂祿以安

社稷誼存君親可也通鑑諸呂為從謀史太序琴瑟不調

盛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西漢董東越相攻上使汲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振貧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漢武紀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絕

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

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初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

也襄公作三軍公舍之君子古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

於民也漢章帝並通鑑法有玩於時事有垂於數者可改也權

以濟事理亂者先權謀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革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鑿請節奏

哉崔寔傳並東漢軍事有專無請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通鑑

都皇甫無逸留守斬關而走追騎見至無逸解金帶投之

於地以緩追騎由是得免唐書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晉書姚崇

曰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姚崇善應變以

成天下之務並唐書崔郾治魏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

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士瘠而民勞吾撫之

不暇猶恐其擾鄂士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

所以貴知變者也新唐書本傳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

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曰不類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

縣之治本惠養政事參虛實揣輕重存乎權陸贄賈杜黃裳

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唐書並偽蜀王衍既降唐莊宗詔云

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帳居翰為樞密使覆視詔乃措去行

字改為家字及衍就刑止族近屬從行者千餘人皆免五代

史入傳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

已賤時貴而賣雖賤已貴 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
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而
害七尺之驅者權也互入舍小取大並戰國策

集繫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獠

傲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駱賓王蝮蛇一螫手

壯士疾解腕陸龜蒙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捨秦

之惠履孟明於三峭安國庇民大義斯在李集

本朝趙閱道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立賞

禁人增米價閱道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

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聞見錄入朱敬則曰拯溺

不規行療饑非鼎食續世說使聖人無權則務以成天下之

務老泉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法舜禹

之大慰皇太后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

記卷之六

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

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出莊子祠堂

記 要服事出於孔門墨線從政見於魯史並東坡

合識見部之類

窒泥

經大過棟橈之世也棟已橈矣而守其常則是危而不扶
凶之道也
易略

子猶執熱而不以濯也離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

一者舉一而廢百也盡孟上凡人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荀解尾生於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又見抱朴子曲士不可以語道並莊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

笑之韓非互入愚暗互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

知先規行矩步不行以救焚拯溺抱朴執其方天下無善

教凝滯者智之蝥也執小義妨大權並文待扁鵲乃

治病終身不愈也子

通鄙儒不知時變叔孫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

善治也董仲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張敞為人臣者

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通馬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同馬相俗

儒不達時宜紀宣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

欲以承平之法理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禮理軍市也並

並福漢傳崔寔曰俗士拘文章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

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傳俗士不知變以為結繩

之約可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解平城之圍崔寔傳庸

儒泥文不知變唐傳崇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蜀傳諸葛何異遺

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唐史選

傳記膠柱調瑟刻舟求劍史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

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劍不行此亦不惑乎呂氏春秋

集蜻局顧而不行楚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鮑明遠永

有某氏者拘忌尤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禁僮擊勿倉廩恐鼠不問室無完裳飲食大率鼠之餘也夜不可寢終不厭柳子

本朝團團如磨驢步步踏陳迹坡登木求魚知我拙循窠覓兔突君踈集

圓轉

經水流而不盈揚坎水之性可停可行詩

子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孫子盤中走珠杜牧事猶琴瑟注

曲終改調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並淮南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文

史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史記屈從諫若轉圜前漢

從叔特重謝弘微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止南史

譬如餌藥當入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勢熱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宋

本朝古來真遜何曾遜笑殺踰垣與閉門東坡

拘謹

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揚旅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路語

史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史

因大小遶東布張高惠功臣表 臨臨廉謹申屠 愚士繫俗儂

若囚拘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並賈 局趣轅下

駒灌夫 委瑣握蹠拘文章俗司馬相也並西漢 坐飾邊幅

隗囂 傳 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並東漢 仲長統曰務於清慈謹

畏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東胡粉飾

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漢 亡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漢靈 表紹繁禮多儀漢 獻何

晏行步顧影三 並院孚問下壺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

石不亦勞乎晉書 下好荷禮西漢 大體荷與苛 同李賀父

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作諱辨竟不就試 韋挺剪

剪小夫並本 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之務張東 唐書 傳

傳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食飯雖姜菜有

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摘供厨江陵姚子為母燒死

終身不忍敢災熊康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然禮

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絕食顏氏

集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選 樂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

碌 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為奉法是心

清於椽闌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並劉 煦煦為仁子子

為義韓 文

本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

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李賀父

名晉肅終身不舉進士相類吳 雜厚青 韋翼尚書有重名

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樂也晦 朝丁錄 山鳥不知

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詩 總 話

投機

經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時哉弗可失書泰誓上

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淮南子成務雖均機速為

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劉

史圖之此為時矣左莊智者不失時子貢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魯仲時間不容息陳餘傳時者難得而

易失時乎時不再來西漢荆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頌

紀時乎時乎聞不及謀嬴躍馬惟恐後時李斯平曰臣為

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陳平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

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越史張良

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

亡其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通鑑漢高紀趣

時若猛獸驚鳥之發賈誼探刀必割果傳互鳳鳥乘於

風聖人乘於時韓安國傳善人在患饑不及餐通鑑漢陳

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漢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

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晉武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宋庾質

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隋並投機之會間不容穉唐張

贊唐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抹之不爾必反為所噬互接

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唐憲周行逢曰

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周並通祖

集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元微變通之間不容髮白時

不再來唐文

本朝范蜀公請建儲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

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人所以貴機會也諸公

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范鎮無則無

機以濟萬世之功泉

知幾

經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乾初六履霜堅冰至辨見險而能

止知矣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並繫辭 並易 色斯舉矣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微語

子 孔子相魯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微語燔肉不至稅冕而

行子孟 亭名 栢人 漢后夜遁 子劉

史 越稱霸范蠡遂去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范蠡事越王句踐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還反國

為書辭勾踐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

記卷之十七

子

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止于陶自謂陶朱公並越 孔

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膏鳴犢舜

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夫子貢越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實鳴犢舜華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后從政得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立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

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

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

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孔子 世家 蚤知之七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

殆庶幾乎知機合道並樂 成功之下不可久居 蔡澤傳 張

良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張良 初楚元王為穆生置

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急楚王戴鵲遇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梅福

傳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覬魯而孔子行禮樂志王莽

殺其子宇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即解冠挂

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後漢鄧禹賈復知帝偃 戈修文德

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耿弇等亦上將軍

印綬皆以列侯就第通鑑漢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

阮藉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止

先所乘駿馬及所着鎧甲等北史保身王及善雖無學術

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

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疾謁假月餘太

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月不見乎事

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唐武蕭嵩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

何為遽去對曰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

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唐紀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漢靈紀論

並通

傳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割胎焚天而麒麟不至戰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說苑

集恐登階之逢殆故退伏於未庭 梟鴟既以成羣兮玄

鶴弭翼而屏移 梟鴟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而高翔並楚

辭穆生謝病以免楚難畫仲連事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

而追赤松白樂天集

記纂淵海卷第八十七終



失機

經由辯之不早辯也易坤卦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語季氏互入噬臍何及

子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家語夫鴻鵠之未孚於

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

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摠凌乎浮雲背負青天鷹摩赤霄

翱翔乎荒忽之上掀揚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

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淮南子

史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左傳三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

治後之人何罪左傳亡羊而補牢戰國策子胥不蚤見主之

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史樂不以繁華時樹本即

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史張耳曰吾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各本通鑑秦紀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

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通鑑漢高祖晁厝為內史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申屠嘉請誅

厝厝恐夜入宮上謁上曰厝所穿非真廟垣故冗官居其

中且又我使為之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厝乃請之為

厝所賣通鑑漢張良曰不因其幾而取之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前漢袁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通鑑漢所謂一日縱

敵患在數世也通鑑三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

散關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

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蜀志羊祜曰當斷不斷

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晉書本傳互入懲創

集 差池一步一生休 元徽集 一失毫釐千萬年 韋應物集

傳記 操刀不割 太公六韜

本朝 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 老泉集

詳審

經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並易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書大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書說 詳乃視聽 書蔡仲 醫不

三思不服其藥 記曲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非言也可行也

不可言君子非行也 記緇 文理密察黜中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語公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語雍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翔而後集 並語 鄉黨注回翔 審觀而後下 夫子時然後言樂然

後笑義然後取 語憲問

子 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 家語 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 荀子

史 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史藺相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

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西漢 傳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 前漢李 聖人萬舉而萬全

前漢伍 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 吳志 周于謹曰三思

詳審

而言九慮而行通鑑紀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聞唐書陸贄

集天子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天子之言蓋非之也後

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

獄者十有八九焉古之帝王將刑一人猶歷三槐歷九棘

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億兆絕議然後致刑猶於朝於市

於野昭然與眾弃之所以不易也歐陽文恐傷蘭漑蘭

恐滋艾白樂天文
本朝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東坡屈熟路長驅聊

緩步百金一發不虛弦後山詩

不審

經若跌非視地厥足用傷書說命上

史楚王昧於一來左襄二晉叔向曰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左昭十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

之有以窺陛下前漢季談何容易前漢東丁緜卒子鴻當

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

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季札

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

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

就國通鑑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

為咎而不考忠邪通鑑唐德宗

集不量鑿而正柵楚辭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韓文原

保身

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乾括囊无咎易坤全身遠

害王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不審 保身

輔中邦無道則愚語公治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語泰邦無

道危行言孫語憲邦無道卷而懷之語衛靈公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出老子魚鼈龜鼉猶以淵為淺

而掘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荀子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單道主信愛之則謹

慎而謙與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主安近之則慎

比而不邪荀子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莊子鳥獸

不厭高魚鼈不厭深莊子庚帝子為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莊子應帝子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揚子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揚子問明

史祭仲以智免左傳子產曰無過亂門左昭賓孟適郊見

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賓孟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左昭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何求焉可以後

亡左襄范蠡事越王城吳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居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史記鄒陽枚乘浮於

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史本秦始皇使王剪伐

蜀請美田宅園池其眾或曰將軍之乞貸甚矣剪曰秦王

怛音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我不多請田

宅為子孫之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矣史本蘇秦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通鑑聞大

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史本張耳以智全史本張良入

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通鑑漢史本箕子佯狂接輿避世

史本鄭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史本呂須數讒陳平

於呂后曰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史本平聞日益

甚漢書李邑盛稱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

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

保身

保身

保身

矣遂去其妻

通鑑漢章紀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弃妻子

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

卒云

通鑑漢平紀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

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

印綬退就蕃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

通鑑漢明紀

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

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

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

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

孤襲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

其智慮畏謹如此

通鑑漢明紀

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

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

形入林慮山中 范滂謂殷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

也

通鑑漢靈紀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畧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

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通鑑漢獻紀 申屠蟠曰當戰國之世

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受刑者數百人唯蟠超然免於疑論

後漢 蟠傳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

所廢不可支也

後漢太傅 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

魏志 邴

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文學防輔遂其表稱陳袞美

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通鑑三國魏 少府前

欽揚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揚

身

文長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通鑑晉惠帝紀汜騰屬天下兵亂去

官還家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晉書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本傳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

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北史本傳侍中謝朓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通鑑齊書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

之通鑑齊書揚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

受通鑑唐上就李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元宗

記八十八

六

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通鑑唐郭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

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通鑑唐郭子儀遭讒甚奪兵柄朝聞命夕引道無纖

介自嫌全身高節爛然獨著唐書郭子儀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唐書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

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之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

松竹自娛而已通鑑後梁均王魏公子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為

樂飲史本傳

保身

傳記 司馬徽居荊州以劉表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每與
語但言佳其妻責以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終免
于難義陽孔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說苑王允
之年在摠角為從伯敦所知嘗夜宴允之辭醉眠在別牀
敦與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新以為大醉
不復疑晉中興書

集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繒繳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

不挂於網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於清波 全命

避害不受世患並楚鳳鳴高岡以遠爵羅選陳不懷寶以

招害不飾表以招累張華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

穿不離網罟西涼武王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柰尔

何李白宿鳥擇深枝 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 短翮

惟願巢深叢並杜螻蟻謀深穴 鳥得辭籠不擇林並白

冥鴻不下非吾意杜牧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

飲輦折節萬夫後杜工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着

鞭白侍郎

本朝 黠蠶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東坡詩

取禍

○患至掇也易訟卦斯其所取災易旅卦羝羊觸藩羸其角易六

壯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

而任重鮮不及矣 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並易晉者

進也進必有所傷易序卦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詩角弓子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記表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

專裁及其身者也駢中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排

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記大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語里羿

善射鼻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語憲問

○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欲其不顛覆難也家

語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盡下邪穢在身怨之所構荀子言

有召禍同上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

而待也可炊而僥也荀子以矧投石以拍撓沸若赴水火

入焉焦沒耳齟莊子山木自寇莊子虞氏者登高樓臨大路

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而

中之俠客相與言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必滅其家至期

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滅虞氏列子說符乘奔而去轡

覆冰而負重鄧析齋不貲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

傳子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柳朴虎狼見逼

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之可保也同上禍

之所生必由積怨劉子

○史兵猶火也非戢將自焚左傳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

十無德而祿殃也左閔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禮

不稱互入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左

六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左威鄭子駟為田洳司氏堵氏

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亂殺

子駟左襄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左襄孔子曰有臧武仲

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左襄

三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釋間公左

不能防閑互入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

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左襄二齊高止好以事

自為功故難及之左襄二叔向曰汰侈已其身之災也左

五無大功而求大祿皆怨府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

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惟無德也並國勇

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西漢通傳所謂探虎口者

也史鬪生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史是居君子之位而為

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通鑑漢知衆嫖之嫉妒若何必

颺纒之蠶者合音屈原自李蠶者湯數行丞相事知

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吏遇之三長史皆怨恨通鑑漢張

湯下令不便顏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腹非論死前漢食

鼠不容允街窶藪也西漢揚傳師古昔國武子好招

人過以致怨惡通鑑漢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

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通鑑漢陳蕃欲誅宦官乃

先事露章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臣知臣疾之也

互入陳畧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為曹節王甫等矯詔殺之

東漢本傳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

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通鑑漢孔融

棄市融恃其才望數侮戲曹操通鑑漢關羽剛而自矜張

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通鑑文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

記今九

飛禍

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

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其帳下將殺飛蜀志何曾陵駕

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晉書

孤根獨立結恨疆宗通鑑謝靈運持才放逸多所陵

忽故及於禍通鑑崔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

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帝怒殺之通鑑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曹爽以亂世

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通鑑魏崔浩曰張

虛聲而召實禍通鑑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每於

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由

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南史賀若弼復坐事下獄

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

上心太猛通鑑王義方以疾惡不容於時唐書如火投泉安

得不敗唐書王殷每出入侍者數百人殷請量給鎰仗

以備巡邏帝難之帝疾殷入起居遂執殺之通鑑鹿朽

木乘膠舡唐書張昌齡獻頌太宗謂之曰昔禰衡

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唐書

傳記多藏不用是謂怨府說苑周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

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

容於世世說中

集累如於疊基左太中財居權寵四海側目魏表守孤直

以見嫉觸姦邪而結釁劉長何異登膠舡而汎巨浸操朽

索以馭奔駟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

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並唐愚觸駭機迸落深泉劉賓鵲

鳴聲楂楂烏噪聲撲撲爭閭庭宇間持身博彈射韓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不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

言以危肆方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方行九折之
我我却驚棹以橫江方泝凌天之騰波柳懲多藏潤屋賈
禍危身白樂足踐禍門皮日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杜牧
本朝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養之樂終以
不悟使其腹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東坡上韓太尉書

知恥

經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書說餅之罄矣惟壘之恥詩君
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記君子恥
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
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
並記知恥近乎勇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
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恥之語長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語子邦有道穀邦
無道穀恥也語憲問

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公孫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非
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告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汚
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荀子非恥不從
枉管子

史隨會能賤而有恥左文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
也西漢司赧然流汗會稽之恥漢書君子雖貧不受亂君
之祿說苑

集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孟東野互見尚氣門

無恥

經小人不恥不仁易係有醜面目詩何白華廢則廉恥缺

知恥 无恥

矣時六般人之敝勝而無恥記表記

子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孟公孫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它此其為饜足

之道也孟離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尺恥之於人大矣為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同上其無

愧而不知恥也甚矣莊子厚顏而忍詬解蔽辱莫大於不

知恥文中子關朗篇

史秦太后與嫪毐高毒切於改私通事皆決於嫪毐諸客求

官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史呂不韋傳棄禮義拘廉恥日甚西漢賈誼

傳頑頓亡恥集音胡詒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

若而可同上鮮廉寡恥則俗不長厚西漢司馬飢寒至身

不顧廉恥前漢食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史鄒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西漢

揚雄梁孫廉性巧佞善官時人為履謎以譏之曰刺鼻不

知嚏蹋面不知嗔嚙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刺其不避恥

辱以求名位也南史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

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

得之通監陳世祖互梁主入朝于鄴周主自彈琵琶梁主

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通監崔日用

燕內殿酒酣起為回波風舞求學士唐書楊再思為內史

專以諂媚取容張同休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

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通監唐

諛入諛唐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王伾等任事十餘家之門

車馬如市賓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

一人得千錢乃容之通監馮道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

師之位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通監

傳記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世說互入武后時侯知一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朝野僉載互入貪迷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王仁裕開元天竺遺事

防閑

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閑有家悔亡並易家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詩易係以禮自防詩淇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典周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歸寧姊妹兩互入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記曲禮上互見限則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枷

記今九

六

不同巾擲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記曲禮上互入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記曲禮上刑人不在君側同前注為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記內夫死而夫黨無兄弟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記內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記禮下大為之防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記坊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同上先王因為酒醴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記樂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記經解

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荀子大畧互入限則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文中子

史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左傳二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左傳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左宣趙孟曰

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左襄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左定漢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

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

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

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西漢孝文劉郃

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通鑑漢靈紀

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

可解縱任其所欲哉通鑑晉武紀

或謂常山王演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出通鑑陳紀

崔神慶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命之新唐書李林甫自

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在數百步外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通鑑唐元

宗自入唐高祖改隋竹使符為銀莢符後改為銅魚符以

起軍旅易守長新唐書懷重寶者不以夜行戰國策

集虎豹九關天門九重神虎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

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

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高鑄以防之韓文守

傳記千仞之墻禍不入門焦贛易林

不能防閑

史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氏崔杼間公左

二十五互入取禍岑鼓所營時政公地名鼓亡聞而惡之欲徙會

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鼓東漢來歙攻公孫述

不能防閑

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未殊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本傳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通監漢紀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其帳下將殺飛蜀志入取禍蜀大將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張疑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歛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從通監魏義康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通監宋齊王晏輕淺無防與賓客語好弄人請問明帝聞之疑遂有誅晏之意通監齊紀

記纂淵海卷第八十九

避嫌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行無使厖也詩野有男女不

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記世禮上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同上君大夫之子不敢自

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出

子同名記曲禮下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畧之寡婦不夜

哭嫌思人道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記坊記

子曾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壞趨

而託之魯人閉門不受家語

史衛青為大將軍尊寵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西漢本傳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也前漢車千秋孫會宗與楊惲書曰大臣

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

譽西漢揚闔門高枕為知者首西漢谷既還私第闔門養

威重通鑑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隨從到官恢欲殺

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其俗舊多珍恠此書若成則載之

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東漢本傳魏文為五官邴原不謁魏武

使人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出子三國志

杜錫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晉書李靖闔門稱疾畏

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唐書本郭子儀遭程元振魚朝恩

短毀時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

不行唐書本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

書唐書本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

華一蕙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唐書本傳

傳記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蒸盡

縮屋而繼之毛公詩王右軍年少時大將軍敦甚愛之恒

置帳中眠未起錢鳳入屏人謀逆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開帳乃見吐唾縱橫

於是得全出說下劉孝標注按諸書比曰

集賁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日退而見其人淡若與

之無情者韓文丞之職貳令丞位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

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推謹日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韓文藍京城人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

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

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啜啜者以為得重賂柳文與丁士參

元失火書曰

不能避嫌

史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

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通鑑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漢書衛青曰自魏其武安之

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西漢本贊楊惲免為庶人居治產業起

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

門惶懼為可憐之意西漢本傳

豫備

避嫌不能避嫌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易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係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書說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備戶詩鷓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說上其

備豫有如此者記儒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記中庸

子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家語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老子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

使之疾祿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

不生荀子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其大備管子夫天地

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

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沴旱災

害之殃民莫窮困流亡也淮南子主術訓

史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襄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左文備

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左成凡百君子莫不代墮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同上士季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左宣

黜智者備禍於未形史趙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苟粟多

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

敵附遠何招而不至通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通鑑漢絕其綿綿

塞其涓涓東漢樂恢傳防隄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

變通鑑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

為託修城浚壕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

備唐書先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備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歛矣唐書劉晏傳

傳記陶公作荊州敕船官使鋸木屑不限多少悉藏之時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會日始晴廳事前除雪地甚潤濕於是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世說

集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劉賓客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柳文

本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東坡韓維

無備

記九一

經易而無備也易大有

子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篇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淮南子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揚子

史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左傳隱五年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左傳成九年城濮之役晉無

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左昭五年無備而言辨者猶拾瀋也辨不可治左哀三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取國乎昭五傳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史記秦世家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西漢谷李

左車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韓信傳

集嘗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劉賓客
本朝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

豫備無備

米為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倍其工必不堅東坡言水字

謹微

經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注悔吝者纖芥維細不可慢易而不謹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怨不在大書康念慮幾微以

保其安書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

觀詩抑能謹微接下詩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記曲禮之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

也易曰君子謹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記經君子戒謹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謹其獨也 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並記中庸

記九十一

五

子夫墻之壞必於隙劔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

莫能傷也淮南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揚子智者識輕

小之為善故謹微細之危劉子謹隙

史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左隱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

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

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史宋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之所忽者也通鑑漢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

誅通鑑漢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後漢輕者重之

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明者謹微智者識

淺東漢陳絕其綿綿塞其涓涓東漢政令猶汗往

而不反東漢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後漢喜怒哀愛禍福所因可不謹歟東漢當及

無備 謹微

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通監魏文紀

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

以全大謹微以杜萌晉書陳頭傳魏證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

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通鑑唐太宗褚遂良

曰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唐書沛王賢聞王

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上

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通鑑唐高宗小者

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謹初聖人存戒唐書陸贄傳隙不

在大唐書柳公綽傳

傳記 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顏氏家訓 狐鼠微物亦蠹

大猷選彈文

不能謹微

記九

經 由辯之不早辯也易坤卦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

解易係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記經解

子 子曰蒼梧嬖娶妻而美讓其兄矣然非禮之讓也不謹

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家語六本篇 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消

消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家語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歎息其亡益乎荀子 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

必通隙韓非子亡微

史 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國 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

伐將用斧柯史蘇秦傳 盜賊始發其源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

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

言百通鑑漢平紀 高恭之曰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比史 上

謹微不能謹微

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
性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
侔矣通鑑唐高宗紀

集 涓涓不遏終變桑田啖啖靡除卒燎原野陸贄奏議毫釐之

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忘於歷年韓愈為宰相表

本朝 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蝨石崇發一快心截蛾

眉如芻備李斯發一忍心橫屍四海揚國忠發一疾心激

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馮道知鷺不除使成羽翼續

世說十二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

鑒別

經旌別淑慝彰善癉惡書畢命儼人必於其倫禮曲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

也注言此二人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詭雜記下九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記

藁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語子張

子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上公孫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

輕重管子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

息孔叢竊戚擊角而疾歌齊桓公問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淮南馬有驥之一毛不可謂之驥龍有

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劉魏證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

初九一

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

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文中

史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史齊世家互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史魏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通

西漢高蕭何聞信去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三日何來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呂氏問相高帝曰陳

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同並

上初絳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通

漢武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西漢履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西漢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西漢

傳長卿雖貧其人足依也西漢見期侍如初何武為郡吏

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何武漢

傳互見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

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東漢光武紀周璆

高絮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置榻

去則垂之東漢陳蕃傳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功曹

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同郭太識張孝仲芻牧之中

知范特祖郵置之役邵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

拔自卒伍後漢郭荀淑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

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師表也既而前至

表闇所未及勞問遂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闇曰見吾

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母見憲未嘗不正容及

歸罔然若有失也戴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郭泰少遊汝

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范曄論曰黃

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

坻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

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通

東漢郭泰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

以介於河南尹李膺漢帝紀簡練清高斥黜俊邪通或問

衡曰盍從陳張文司馬伯達乎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唯

善孔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

碌莫足數也東漢本傳曹操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

子豚犬耳通管輅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

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吳嘗置丞相衆

議歸張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願丞相事煩而此

公性剛所言不從然各將與非所以益之也通魏明紀

三國

嵇

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通鑑魏元紀呂蒙年十五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

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吳志晉武帝聞王衍名問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晉書本傳閔

鴻見陸雲奇之云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雛 山濤為吏

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嵇喜來平籍作白眼喜弟康造焉籍大悅乃

見青眼並晉書本傳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

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晉書張載傳王述性沈靜每坐客

辯論蠡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

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

掾不癡人何言癡也通鑑晉武紀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

營晉紀孫權克荆州將吏悉歸附潘潛不見權遣人致之以

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吳志馬秀曰揚雄作太

玄唯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晉書王長文傳魏主嘗引崔浩出入卧

内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通鑑宋太祖紀良玉

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於甲兵通鑑宋太祖紀良玉

未剖與瓦石無異騏驥未試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

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北史蘇辛彦之拜隋州刺

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彦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

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隋書吏

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

郎者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

孫托之通鑑隋高紀張昌齡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

負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

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金州

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通監唐太宗紀王勳

蘇味道皆未知名裴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

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托武通監唐蘇瓌子頰弱冠敏悟馬

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唐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

大難為用耳唐書本傳狄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

無也唐書元鷓鴣鷹鷂豈眾禽之偶唐書宋璟奏括州

負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

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必至咎悔若長棄指則才用

可惜通監三吉温為新豐丞薛稷薦温才上召見顧疑曰

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通監唐紀李華善屬文與蕭穎士善

為古戰場文燠汚之如故書置於佛書之間與穎士因閱佛

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

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唐書本傳

九十一

傳記王濬冲裴叔則於總角時詣鍾士季客問二童子是

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三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

書紕王右軍妻郗夫人謂二弟紕曰王家見二謝破傾本

有倒皮見汝輩來平平耳紕人見講入鳴衆不鳴未為

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紕十說鑿懸日月雕龍衆人之

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外衛柳琮所拔進皆世所稱鄉里

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舊州著

集蔡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館館以竹為椽仰而盼之曰

良竹也取以為笛竒聲獨絕蔡邕長鳴伯樂昭其

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文試表慈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同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

虜陸機辨行間識呂蒙杜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驊騮休

傳鹿是馬莫信鵬為鴉似君須向古人求上龍劍昔

此鑒別

未發泥沙相晦藏向非張茂先孰辨牛斗光權載文虛懷况

愛而涇渭不雜糖文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韓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韓文選權夫牛角

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相舉以相國

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韓文

上兵部李異侍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

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

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

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韓文選溫

韋序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乎人倫劉客集如公

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同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

鈞天集衆嫌我獨賞 信厚勤恪宜於瓜牙肘腋間居之

九十九

五

元微欲知花好處偏在最深叢同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

文章滢甫紫色閨位不可謂正孫文可賈鍊為禮部朝士以

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鬪敵

數百輩足矣杜牧之集互

未明相玄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類譬之象犀珠

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東坡只應天眼識

天人諫妙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陳後山贈

品藻

過日先空冀北羣後山

經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語長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丹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語先

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儘晏

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

夫啣大蜀人有仲元者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子揚否之間也

史史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左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魏驩魏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

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西何漢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通高漢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

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通武漢京兆尹張敞方略耳目不及廣漢通宣漢卓茂行已在於

清濁之間東郭林宗曰奉高魏之器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魏

傳黃鄭泰謁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通龐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

德操為水水一作鑑同靖少與從弟邵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靖許邵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

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日許邵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

雄上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

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明少時孤謂不辭

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

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通監

漢獻紀孫禮盧毓始入軍府崔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

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魏志魏太

子使胡綜作賓客曰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

識時機達幽窅微則顧譚凝辨究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

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曄羊衢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

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匿通監魏紀袁子論曰或

云少府揚阜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

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通

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

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通監魏紀庾敳見和嶠而歎曰嶠

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書

和嶠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通監晉書王

澄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

衛家一兒晉書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

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通監裴楷有知人

之鑒嘗曰夏侯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

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

晉書王衍口中雌黃朝野翕然晉書王戎有人倫鑒識

常日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

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通監周顛等並列貴

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

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晉
栢彛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
也晉書栢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
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
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栢玄興復晉室北
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
乎通鑑魏崔浩謂高允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
節通鑑孔奐曰江惔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英諫太子
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
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鎮將史萬歲騎
將非大將通鑑隋上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
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
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

九十九

八

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
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
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
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
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
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通鑑
傳記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顏彥先八音之琴
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
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世說庾道李曰廉頗藺相
如雖千載尚凜凜恒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
泉下人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
之間世說

子中錄

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魏文帝彈射臧否京賦雌

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交選絕論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

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李太白與韓舌端月

旦皮裏陽秋式城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

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

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

也韓文唐故殿中也少監馬君墓誌

本朝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若曰于侍郎風儀秀

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其祿

位哉續世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寒一作氣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一

